



儀禮疏卷第一



唐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弘文館學士臣賈

公彥 等撰

儀禮疏序

竊聞道本沖虛非言無以表其疏言有微妙非釋無能悟其理是知聖人言曲事資注釋而成至於周禮儀禮發源是一理有終始分為二部並是周公攝政太平之書周禮為夫儀禮為本本則難明末便易曉是以周禮注者則有多門儀禮所注後鄭而已其為章疏則有二家信都黃慶者齊之盛德李孟哲者隋日碩儒慶則舉大略小經注踈漏猶登山遠望而近不知慙則舉小略大經注稍周似入室近觀而遠不察二家之疏互有脩短時之所尚李則為先案士冠三加有緇布冠皮弁爵弁既冠又著玄冠見於君有此四種之冠故記人下陳緇布冠委貌周弁以釋經之四種經之與記都無天子冠法而李云委貌與弁皆天子始冠之冠李之謬也喪服一篇凶禮之要是以南北二家章疏甚多時之所以皆資黃氏案鄭注喪服引禮記檀弓云經之言實也明孝子有忠實之心故為制此服焉則經之所作表心明矣而黃氏妄云衰以表

心經以表首以黃氏公違鄭注黃之謬也黃李之訓略言其一餘足見矣今以先儒失路後宜易塗故悉鄙情聊裁此疏未敢專欲以諸家爲本擇善而從兼增已義仍取四門助教李玄植詳論可否僉謀已定庶可施以函丈之儒青衿之俊幸以去瑕取玳得無識焉

士冠禮第一 鄭目錄云童子任職居士位年二十而冠主人立冠朝服則是於諸侯天子之士朝服皮弁素積古者四民世事士之子恒爲士冠禮於五禮屬嘉禮大小戴及別錄此皆第一 釋曰鄭云童子任職居士位年二十而冠爲士身加冠知者鄭見下昏禮及士相見皆據士身自昏自相見丈大戴禮公冠篇及下諸侯有冠禮夏之末造亦據諸侯身自加冠故鄭據士身自加冠爲目也鄭云四人世事士之子恒爲士者是齊語文彼云桓公謂管仲曰成人之士若何管子對曰四人勿雜處也公曰處士農工商若何管子對曰昔聖王之處士就閑燕也處工就官府也處商就市井也處農就田野也少而習焉其心安爲是人世事士之子恒爲士也引之者證此士身年二十加冠法若士之則四十彊而仕何得有二十爲士自加冠也二十而冠者鄭據曲

文二十曰弱冠故云年二十而冠其大夫始仕者二十已冠訖五十九對命爲大夫故大夫無冠禮又案喪服小功章云大夫爲昆弟之長殤鄭去大夫爲昆弟之長殤小功謂爲士者若不仕者也以此知爲大夫無殤服也小記云大夫冠而不爲殤大夫身已加冠降兄殤在小功是身有德行得爲大夫冠不以二十始冠也昔諸侯則十二而冠故左傳襄九年晉侯與諸侯伐鄭還公送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注云沙隨在成十六年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是諸侯十二而冠也昔天子亦與諸侯同十二而冠故尚書金縢云王與大夫盡弁時成王年十五云王與大夫盡弁則知天子亦十二而冠矣又大戴禮云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左傳云冠而生子禮也是殷之諸侯亦十二而冠若夏之天子諸侯與殷天子亦十二而冠可知若天子之子則亦二十而冠故禮記祭法云王下祭殤五又禮記檀弓云君之適長殤車三乘是年十九已下乃爲殤故二十乃冠矣若天子諸侯冠自有天子諸侯冠禮故大戴禮有公冠篇天子自然有冠禮但儀

禮之內亡耳士既三加爲大夫早冠者亦依士禮三加若天子諸侯禮則多矣故大戴禮公冠篇云公冠四加者緇布皮弁爵弁後加玄冕天子亦四加後當加衮冕矣案下文云天子之元子猶士天下無生而貴者則天子之子雖早冠亦用士禮而冠案家語冠頌云王太子之冠擬冠則天子元子亦擬諸侯四加若然諸侯之子不得四加與士同三加可知鄭又云冠於五禮屬嘉禮者鄭據周禮大宗伯所掌五禮吉凶賓軍嘉而言宗伯云以嘉禮親萬民下云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是冠禮屬嘉禮者也鄭又云大小戴及別錄此皆第一者大戴戴聖與劉向爲別錄十七篇次第皆冠禮爲第一昏禮爲第二士相見爲第三自茲已下篇次則異故鄭云大小戴別錄即皆第一也其劉向別錄即此十七篇之次是也皆尊卑吉凶次第倫叔故鄭用之至於大戴即以上喪爲第四既夕爲第五士虞爲第六特牲爲第七少牢爲第八有司徹爲第九鄉飲酒第十鄉射第十一燕禮第十二大射第十三聘禮第十四公食第十五覲禮第十六喪服第十七小戴於鄉飲鄉射燕禮大射四篇亦依此別錄次第而以士虞爲第八喪服爲第九特牲爲第十少牢爲

第十一有司徹爲第十二喪爲第十三既夕爲第十四聘禮爲第十五公食爲第十六覲禮爲第十七皆尊卑吉凶雜亂故鄭立皆不從之矣儀禮 釋曰儀禮者一部之大名士冠者當篇之小號退大名在下者取配注之意故也然周禮言周不言儀儀禮言儀不言周既同是周公攝政六年所制題號不同者周禮取別夏殷故言周儀禮不言周者欲見兼有異代之法故此篇有醢用酒燕禮云諸公士喪禮云商祝夏祝是兼夏殷故不言周又周禮是統心儀禮是履踐外內相因首尾是一故周禮已言周儀禮不須言周周可知矣且儀禮亦名曲禮故禮器云經禮三百曲禮三千鄭注云曲猶事也事禮謂今禮也其中事儀三千言儀者見行事有威儀言曲者見行事有屈曲故有二名也鄭氏注釋曰後漢書云鄭玄字康成青州北海郡高密縣人鄭崇之後也言注者注義於經下若水之注物亦名爲著故鄭叙云凡著三禮七十二篇云著者取著明經義者也孔子之徒言傳者取傳述之意爲意不同故題目有異也但周禮六官六十叙官之法事急者爲先不問官之大小儀禮見其行事之法賤者爲先故以士冠爲先無大夫冠禮諸侯冠次

之天子冠又次之其昏禮亦士為先大夫次之諸侯次之天子為後諸侯鄉飲酒為先天子鄉飲酒次之鄉射燕禮已下皆然又以冠昏士相見為先後者以二十而冠三十而娶四十彊而仕即有摯見鄉大夫見已君及見來朝諸侯之等又為鄉大夫州長行鄉飲酒鄉射之事已下先吉後凶盡則行祭祀吉禮次叙之法其義可知略陳儀禮元本至於禮之大義備於禮記疏士冠至廟門釋曰自此至宗人告事畢一節論將行冠禮先筮取日之事案下文云布席于門中闈西闈外者闈為門限即是門外故特牲禮筮日主人即位于門外西面此不言門外者闈外之文可參故省文也注筮者至廟神釋曰鄭知筮以著者曲禮云龜曰卜著曰筮故知筮以著也云問日吉凶於易也者下云若不吉則筮遠日如初儀又案周禮大卜掌三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筮得卦以易辭占吉凶故云問日吉凶於易也不筮月者夏小正云二月綏多士女冠子取妻時也既有常月故不筮也云冠必筮日於廟門者重以成人之禮成子孫也者案冠義云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是筮日為重禮之事也冠義又云古者重冠重冠

故行之於廟行之於廟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是成人之禮成子孫也此經唯論父子兄弟不言祖孫鄭兼言孫者家事統於尊若祖在則為冠主故兼孫也云廟謂禰廟者案昏禮行事皆直云廟記云凡行事受諸禰廟此經亦直云廟故知亦於禰廟也然儀禮之內單言廟者皆是禰廟若非禰廟則以廟名別之故聘禮云賓朝服問卿卿受于祖廟又受聘在始祖廟即云不腆先君之祧是不言於廟舉祖祧以別之也士於廟若天子諸侯冠在始祖之廟是以襄九年季武子云以先君之祧處之祧則與聘禮先君之祧謂遷主所藏始祖同也若然服氏注以祧為曾祖者以其公還及衛冠於衛成公之廟服注成公衛曾祖故以祧為曾祖廟時不冠於衛之始祖以非已廟故也無大夫冠禮若幼而冠者與士同在禰廟也云不於堂者嫌著龜之靈由廟神者此據經冠在廟堂此著筮在門外不同處故以廟決堂以著自有靈知吉凶不假廟神故云嫌著龜之靈由廟神也案天府職云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美惡注云問歲之美惡謂問於龜凡卜筮者實問於鬼神龜筮能出其卦兆之占耳若然卜筮實問七八九六之鬼神故以六工禮

耳而龜筮直能出其卦兆之占似無靈者各有所對若以龜著對生數成數之鬼神則著龜直能出卦兆不得有神若以卦對生成之鬼神則著龜亦自有神是以易繫辭云著之德圓而神又云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於著龜又郭璞云上有陰叢著下有千齡蔡凡蟲之智莫善於龜凡草之靈莫善於著龜筮自有靈也若著自有神不假廟神也不於寢門筮者一取成人之禮成子孫二兼取鬼神之謀故易繫辭云人謀鬼謀鄭注云鬼謀謂謀卜筮於廟門是也 主人至西面 釋曰此主人將欲謀日之時先服即位於禰廟門外東西面立以待筮事也 注主人至入與 釋曰經直云主人當是父子加冠之禮知兼有兄者論語云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父兄者一家之統父不在則兄為主可知故兼其兄也又案下文若孤子則父兄戒宿冠之日主人紛而迎賓則無親父親兄故彼注云父兄諸兄則知此主人迎賓是親父親兄也云玄冠委貌者此云玄冠下記云委貌彼云委貌見其安正容體此云玄冠見其色實一物也云朝服者十五升布衣者雜記云朝服十五升布也云素裳者雖經不言裳裳與韠同色云素韠者故知裳亦

積由素絹爲之也云衣不言色者衣與冠同也者禮之通例衣與冠同色故郊特牲云黃衣黃冠是也裳與韠同色故下爵弁服纁裳韎韐韐韐即纁之類是也經直云朝服不言色與冠同可知也若然鄭不言裳與韠同色者舉衣與冠同裳與韠同亦可知故不言也其衣冠色異經即別言之是以下云爵弁服純衣是也云筮必朝服者尊著龜之道者此決正冠時主人服玄端爵韠不服此服朝服是尊著龜之道也若然下又云有司如主人服又宿賓賓如主人服又宿贊冠者及夕爲期皆朝服云尊著龜者案鄉飲酒主人朝服則此有司賓王朝服自是尋常相見所服非特相尊敬之禮此筮而朝服決正冠時與士之祭禮入廟常服玄端今此筮亦在廟不服玄端故云尊著龜之道此筮唯有著草言龜者案周禮小事徒筮而已若大事先筮而後卜龜筮是相將之物同著朝服故兼言龜是以雜記卜筮皆朝服也案特牲禮筮日與祭同服玄端少牢筮日與祭同服朝服不特尊著龜者彼爲祭事龜不可尊於先祖故同服此爲冠事冠事龜可尊於子孫故服異也云緇帶黑緇帶者案玉藻云君素帶終禕大夫素帶禕垂士練帶率下禕注云大夫

裨其細及末士裨其末而已又云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裨鄭云君裨帶上以朱下以綠終之大夫裨垂外以玄內以華士裨垂之下外內皆以緇是謂緇帶鄭彼云是謂者指此文也若然天子諸侯弁繞鬣及垂者皆裨之大夫則不裨其繞鬣者直裨垂之三尺屈而重者士則裨其末繞三尺所垂者不裨在者若然大帶所用物大夫已上用素士練繒為帶體所裨者用緇則此言緇據裨者而言也云士帶博二寸再繚四寸屈垂三尺者此亦玉藻文大夫已上大帶博四寸此士卑降於大夫已上博二寸再繚共為四寸屈垂三尺則大夫已上亦屈垂三尺同矣云素鞞白韋鞞者案玉藻云鞞君朱大夫素士爵韋彼以鞞為摠目而云君朱大夫素士爵韋是鞞色不同下云韋者是君大夫同用韋也但彼是玄端服之鞞此士用素韋為之故鄭云白韋鞞也又云鞞長三尺至博二寸亦皆玉藻文鄭彼注云頸五寸亦謂廣也頸中央有兩角皆上接革帶肩與革帶廣同此鞞即蔽也祭服謂之蔽朝服謂之鞞也云天子與其臣玄冕以視朔皮弁以日視朝者此約玉藻而知案彼云天子玄端聽朔於南門之外皮弁以日視朝又云諸侯皮弁以聽朔

於太廟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彼注云端當為冕謂天子以玄冕聽朔於南門之外明堂之中彼皆不言臣此鄭兼言臣者欲見在朝君臣同服引之者證此玄冕朝服而筮者是諸侯之士則諸侯與其臣與子加冠同服皮弁以筮日天子與其臣與子加冠同服玄冕以筮日矣知天子服玄冕諸侯服皮弁以筮日者鄭既取君臣同服明筮時還君臣同服若云天子用玄冕諸侯用皮弁其臣不得上同於君君下就臣同朝服也云凡染黑五入為緇七入為緇玄則六入與者案爾雅一染謂之緇再染謂之纁三染謂之纁此三者皆是染赤法周禮鍾氏染鳥羽云三入為纁五入為緇七入為緇此是染黑法故云凡染黑也但爾雅及周禮無四入與六入之文禮有色朱玄之色故注此玄則六入下經注云朱則四入無正文故皆云與以疑之但論語有紺緇連文紺又在緇上則以纁入赤為朱若以纁入黑則為紺故淮南子云以涅染緇則黑於涅又以紺入黑汁則為緇故紺緇連言也若然玄為六入緇為七入深淺不同而鄭以衣與冠同以緇與玄同色者大同小異皆是黑色故云同也 有司至北上 釋曰此論主人有司從主人有事故立位於

廟門外西方東面以待事也 注有司至是也 釋曰士雖無臣皆有屬吏胥徒及僕隸故云有司羣吏有事者也云謂主人之吏所自辟除府史以下者案周禮三百六十官之下皆有府史胥徒不得君命主人自辟除去役賦補置之是也又案周禮皆云府史此云羣吏史亦一也故舉漢法為證又周禮鄭注云官長所自辟除此云主人者以此經云主人故依經而直云主人中亦為長者也又此注以有司為羣吏案特性以有司為士屬吏不同者言羣吏則謂府史胥徒也言屬吏則謂君命之士是以下文宿贊冠者注云謂賓若他官之屬中士若下士也又主人贊者亦云其屬中士若下士是言屬者尊之義特性之有司士之屬吏亦親類也特性有司之上有子姓此文無者彼祭祀事重故子姓皆來此冠事相輕故容有不至故不言 筮與至西塾 釋曰下云布席於門中闈西闈外彼據筮此云西塾據陳處 注筮所至堂也 釋曰筮所以問吉凶謂著也者案曲禮云龜為卜策為筮故知問吉凶謂著案易筮法用四十九著分之為二以象兩卦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扚以象閏十有八變而成卦是也云所卦者所以畫

地記爻者筮法依七八九六之文而記之但古用木畫地今則用錢以三少為重錢重錢則九也三多為交錢交錢則六也兩多一少為單錢單錢則七也兩少一多為拆錢拆錢則八也案少牢云卦者在左坐卦以木故知古者畫卦以木也云易曰六畫而成卦者說卦文彼云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成卦注云三才天地人之道至六畫六爻引之者證畫地識爻之法云西塾門外西堂也者案爾雅云門側之堂謂之塾即士虞禮云羞燔俎在內西塾上南順是也筮在門外故知此經西塾門外西堂也 布席至西面 釋曰此所布之席擬卜筮之事言在中門者以大分言之云闈西闈外者指陳席處也 注闈門至為感 釋曰云闈門楹者闈一名楹也云闈闈也者曲禮云外言不入於闈闈門限與闈為一也云古文闈為繫闈為感者遭於暴秦燔滅典籍漢興求錄遺文之後有古書今文漢書云魯人高堂生為漢博士傳儀禮十七篇是今文也至武帝之末魯恭王壞孔子宅得亡儀禮五十六篇其字皆以篆書是為古文也古文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者

同而字多不同其餘三十九篇絕無師說祕在於館鄭注禮之時以今古二字並之若從今文不從古文即今文在經闡闕之等是也於注內疊出古文繫感之屬是也若從古文不從今文則古文在經注內疊出今文即下文孝友時格鄭注云今文格為嘏又喪服注今文無冠布纓之等是也此注不從古文繫感者以繫感非門限之義故從今不從古也儀禮之內或從今或從古皆逐義疆者從之若二字俱合義者則互挽見之即下文云壹揖壹讓并注云古文壹皆作一公食大夫三牲之肺不離贊者辨取之一以授賓注云古文一為壹是大小注皆疊今古文二者俱合義故兩從之又鄭疊古今之文者皆釋經義盡乃言之若疊今古之文說須別釋餘義者則在後乃言之即下文孝友時格注云今文格為嘏又云凡醮不祝之類是也若然下記云章甫躬道鄭云章明也躬質言以表明文夫也甫或為父今文為斧事相違故因疊出合文也 筮人至主人 釋曰此經所陳據筮時之事案少牢云史左執筮右抽上韝兼與筮執之東面受命于主人得主人命訖史曰諾西面于門西抽下韝左執筮右兼執韝以擊筮乃立筮此云筮彼云筮一也

修板

但筮法不殊此亦應不異少牢具陳此不言者文不具當與彼同案三正記大夫著五尺故立筮士之著三尺當坐筮與彼異也 注筮人至筮也 釋曰案周禮春官筮人掌三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注云問著曰筮其占易是筮人主三易者也云韝藏筮之器者韝有二其一從下向上承之其一從上向下韜之也云今時藏弓矢者謂之韝九也者此舉漢法為況亦欲見韜弓矢者以皮為之故詩云象弭魚服是以魚皮為矢服則此韝亦用皮也知自西方而前者上云即位於西方故知前向東方受命也云受命者當知所筮也者謂執之不知以請筮何事宰遂命之也凡卜筮之法案洪範云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三人占從二人之言又案尚書金縢云乃卜三龜一習吉則天子諸侯卜時三龜並用於玉瓦原三人各占一兆也筮時連山歸藏周易亦三易並用夏殷以不變為占周易以變者為占亦三人各占一易筮皆三占從二三三者三吉為大吉一凶為小吉三凶為大凶一吉為小凶案士喪禮筮宅卒筮執卦以示命筮者命筮者受視反之東面旅占注云旅衆也又與其屬共占之謂掌連山歸藏周易者又卜葬日云占者三人在

其南注云占者三人掌玉兆瓦兆原兆者也少牢大夫禮亦云三人占鄭既云反與其屬占之則鄭意大夫卜筮同用一龜一易三人共占之矣其用一龜一易則三代顛用不專一代故春秋緯演孔圖云孔子脩春秋九月而成卜之得陽豫之卦宋均注云陽豫夏殷之卦名故今周易無文是孔子用異代之筮則大夫卜筮皆不常據一代者也 宰自至贊命 注宰有至自右 釋曰知宰是有司主政教者士雖無臣以屬吏為宰若諸侯使司徒兼家宰以出政教之類故云主政教者引少儀者取證贊命在右之義以其地道尊右故贊命皆在右是以士喪禮亦云命筮者在主人之右注云命尊者宜由右出特牲云宰自主人之左贊命不由右者為神求吉變故也士喪在右不在左者以其始死未忍異於生故在右也少牢宰不贊命大夫尊屈士卑不嫌故使人贊命也 筮人至在左 釋曰此言筮人於主人受命訖行筮事也但即席坐西面者主人為筮人而言作坐文宜在西面下今退西面於下者欲西面之文下就畫卦者亦西向故也 注即就至爻者 釋曰鄭知東面受命者以其上文有司在西方東面主人在門東西面今從門西東

而主人之宰命之故東面受命可知也知右還此行就席者以其主人在門外之東南席在門中故知右還此行乃得西面就席坐也云卦者有司主畫地識爻者上云所卦者謂於此云卦者據人以杖畫地記識又之七八九六者也 卒筮至主人 釋曰此言所筮六爻俱了卦體得成更以方版畫體示主人之事也 注卒已至之卦 釋曰云書卦者筮人者下文云筮人還東面旅占明此書卦是筮人也不使他人書卦者筮人尊卦亦是尊著龜之道也案特牲云卒筮寫卦筮者執以示主人注云卦者主畫地識爻六爻備乃以方版寫之則彼寫卦亦是卦者故鄭云卦者畫爻者彼為祭禮吉事尚提提故卦者寫卦筮人執卦以示主人士喪禮注云卦者寫卦示主人經無寫卦之文是卦者自畫示主人以其與禮遠於事故卦者自畫自示主人也此冠禮筮者自寫自示主人冠禮異於祭禮喪禮故也 主人受眡反之 釋曰此筮訖寫所得卦示主人主人受得省視雖未辨吉凶主人尊先受視以知卦體而已主人既知卦體反還與筮人使人知共占吉凶也 筮人至告吉釋曰此言筮人既於主人受得卦體還於門西東面旅共占之是吉卦

乃進向門東東面告主人云吉也 若不至初儀 釋曰曲禮吉事先
近日此冠禮是吉事故先筮近日不吉乃更筮遠日是上旬不吉乃更
筮中旬又不吉乃更筮下旬云如初儀者自筮於廟門已下至告吉是
也 注遠日旬之外 釋曰曲禮云旬之內曰近某日旬之外曰遠某
日彼據吉禮而言旬之內曰近某日據士禮旬內筮故云近某日是以
特牲旬內筮日是也旬之外曰遠某日者據大夫以上禮旬外筮故言
遠某日是以少牢筮旬有一日是也案少牢云若不吉則及遠日人筮
日如初鄭注云及主也遠日後丁若後已言至遠日又筮日如初明不
并筮則前月卜來月之上旬上旬不吉至上旬又筮中旬中旬不吉至中
旬又筮下旬下旬不吉則止不祭祀也若然特牲不言及則可上旬之內
筮不吉則預筮中旬中旬不吉又預筮下旬又不吉則止若此冠禮亦先
近日士冠禮亦於上旬之內預筮三旬不吉則更筮後月之上旬以其祭
祀用孟月不容入他月若冠子則年已二十不可止然須冠故容入後月
也若然大夫已上筮旬外士筮旬內此士禮而注云遠日旬之外者此遠
日旬之外自是當月上旬之內筮不吉更筮中旬云遠日非謂曲禮文大

夫已上前月預筮來月上旬為遠某日者彼自有遠日與此別也 徹
筮席 注徹去也斂也 釋曰據席則徹去之筮則斂藏之故兩訓之
也 宗人告事畢 注宗人至禮者 釋曰士雖無臣亦有宗人掌禮
比於宗伯故云有司主禮者 主人至辭許 釋曰自此已下至賓拜
送一節論主人筮日訖三日之前廣戒僚友使來觀禮之事也云主人
戒賓者謂主人親至賓大門外之西東面賓出大門外之東西面戒之
云賓禮辭許者即下云戒賓曰某有子某將加布於其首願吾子之教
之也賓對曰某不敏恐不能共事以病吾子敢辭主人曰其猶願吾子
之終教之也賓對曰吾子重有命某敢不從是一度辭後乃許之是賓
禮辭許者也 注戒警至許也 釋曰同官為僚同志為友此賓與主
人同是官與為同志故以僚友解之此謂上中下士嘗執摯相見者也
若未嘗相見則不必戒故鄭以僚友言之是也云古者有吉事則樂與
賢者歡成之者則此經戒賓使來者是也云有凶事則欲與賢者哀戚
之者則士喪禮始死命赴者使告君及同僚之等是也云禮辭一辭而
許者即此文是也云再辭而許曰固辭者則士相見云某也願見無由

達某子以命命某見主人對曰某子命某見吾子有辱請吾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賓對曰某不足以辱命請終賜見主人對曰某不敢為儀固請吾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賓對曰某不敢為儀固以請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將走見是其再辭而許名為固辭之義也云三辭曰終辭不許也者又士相見云士見於大夫終辭其摯是三辭不許為終辭之義也若一辭不許後辭上許則為禮辭許若再辭不許後三辭上許則為再辭而許之曰固辭若不許至於三辭又不許則為三辭曰終辭不許也又三辭而許則曰三辭若不許乃曰終辭是以公食大夫戒賓上介出請入告三辭又司儀云諸公相為賓主君郊勞交擯三辭車逆拜辱三揖三辭注云先辭辭其以禮來於外後辭辭升堂皆是三辭而許稱三辭若然此戒賓賓禮辭許不固辭案鄉飲酒主人請賓賓禮辭許注云不固辭者素所有志是賓習道藝本望賓舉是素所有志故不固辭此亦素有志樂與主人歡成冠禮故不固辭諸經云禮辭許者是素有志之類也案鄉飲酒主人戒賓賓拜辱主人荅拜乃請賓賓禮辭許主人再拜賓荅拜主人退賓候辱鄉射亦然皆與此文不同

此經文不具當依彼文為正但此不言拜辱者亦是不為賓已故也前期至之儀 釋曰此文下盡宿贊冠者亦如之論筮賓若贊冠者之節云前期三日者加日為期期前三日也筮賓者謂於僚友衆士之中筮取吉者為加冠之賓也云如求日之儀者亦於廟門外下至告事畢唯命筮別其餘威儀並同故云如求日之儀也命筮雖無文宰贊其云主人某為適子某加冠筮某為賓庶幾從之若庶子則改適為一庶字異餘亦同此經不云命筮并上筮日亦不云命筮者皆文不具也 注前期至國本 釋曰云前期三日空二日也者謂正加冠日是期日冠日之前空二日外為前期三日故云空二日也二日之中雖有宿賓宿贊冠者及夕為期但非加冠之事故云空也云筮賓筮其可使冠子者即下文三加皆賓親加冠於首者是也云賢者恒吉者解經先戒後筮之意凡取人之法先筮後戒今以此賓是賢者必知吉故先戒賓賓已許方始筮之以其賢恒自吉故先戒後筮之也若賢恒吉必筮之者取其審慎重冠禮之事故鄭引冠義為證也云重禮所以為國本者詩云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禮運云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也故云重禮所

以爲國本也然冠既筮賓特牲少牢不筮賓者彼以祭祀之事主人自爲獻圭羣臣助祭而已天子諸侯之祭祭前已射於射宮擇取可預祭者故不筮之也 乃宿至答拜 釋曰此經謂宿賓擯者傳主人辭入內告賓賓如主人服出門與主人相見之儀也 注宿進至朝服 釋曰鄭訓宿爲進者謂進之使知冠日當來故下文宿曰某將加布於某之首吾子將莅之敢宿賓對曰某敢不夙興是宿之使進之義也云宿者必先戒者謂若賓友贊冠同在上戒賓之內已戒之矣今又宿是宿者必先戒也云戒不必宿者即上文戒賓之中除正賓及贊冠者但是僚友欲觀禮者皆戒之使知而已後更不宿是戒不必宿者也云不宿者爲衆賓或悉來或否者此決賓與贊冠者戒而又宿不得不來衆賓主來觀禮非要須來容有不來者故直戒不宿也云主人朝服者見上文筮日時朝服至此無改服之文則知皆朝服凡有戒無宿者非止於此案鄉飲酒鄉射主人戒賓及公食大夫各以其爵皆是當日之戒理無宿也又大射宰戒百官有事於射者射人戒諸公卿大夫射司士戒士射與贊者前射三日宰夫戒宰及司馬皆有戒而無宿是也射人宿

視滌此言宿者謂將射之前於宿預視滌濯非戒宿之意也若然特牲禮云前期三日宿尸前無戒而直有宿者特牲文不具其實亦有戒也又禮記祭統云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夫人亦散齊七日致齊三日注云宿讀爲肅肅猶戒也戒輕肅重也者彼以夫人尊故不得言戒而變言宿讀爲肅者肅亦戒之義彼以宿當戒處非謂祭前三日之宿也大宰云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者謂戒百官使之散齊至祭前三日當致齊也凡宿賓之法案特牲云前期三日筮尸乃宿尸厥明夕陳鼎則前期二日宿之也少牢筮吉下云宿鄭注云大夫尊儀益多筮月既戒諸官以齊戒矣至前祭一日又戒以進之使知祭日當來又云前宿一日宿戒尸注云先宿尸者重所用爲尸者又爲將筮吉則乃遂宿尸是前祭二日筮尸訖宿尸至前祭一日又宿尸天子諸侯祭前三日宿之使致齊也 乃宿至拜送 釋曰上據擯者傳辭賓出與主人相見此經據主人自致時故再舉宿賓之文也 宿贊至如之 注贊冠至明日 釋曰案下大冠子之時贊者坐櫛設纒卒紘之類是贊冠者佐賓爲冠事者以其佐賓爲輕故不筮也云謂賓若他官之屬者此所

取本由主人之意或取賓之屬或取他官之屬故鄭兩言之案周禮三百六十官每官之下皆有屬官假令上士為官首其下有中士下士為之屬若中士為官首其下有下士為之屬也云中士若下士也者此據主人是上士而言之贊冠者皆降一等假令主人是上士賓亦是上士則取中士為之贊假令主人是下士賓亦是下士則亦取下士為之贊禮窮則同故也云宿之以筮賓之明日者以下有厥明夕為期是冠前一日宿賓宿贊在厥明之上則去冠前二日矣筮賓是前期三日則知宿賓贊冠者是筮賓之明日可知不在宿賓下而在宿贊冠之下言之者欲取為厥明相近故也 厥明至北上 釋曰自此至賓之家論冠前一日之夕為明日加冠之期告賓之事也云厥明夕為期者謂宿賓與贊冠明日向暮為加冠之期必於廟明者以冠在廟知亦在廟為期也主人之類在門東賓之類在門西者各依賓主之位夾處東西也 注厥其至朝服 釋曰知宿服朝服者以其宿服如筮日之服筮曰朝服轉相如故知是朝服也 擯者至行事 釋曰上經布位已訖故此經見為期之事言請期者謂請主人加冠之期言告日者即是宰贊命

告之也 注擯者至冠事 釋曰上云有司此言擯者故知擯者是有司佐主人行冠禮者也云在主人曰擯在客曰介者案聘禮及大行人皆以在主人曰擯在客稱介亦曰相司儀云每門止一相是也云旦日正明行冠事者案特性請期曰羹飪鄭注云肉謂之羹飪熟也謂明日質明時而曰肉熟重豫勞賓此無羹飪故云質明少牢云旦明行事故此注取被而言旦日正明行冠事也 告兄弟及有司 注擯者告也 釋曰上文陳兄弟及有司位次此告訖下乃云告事畢則兄弟及有司亦廟門之外矣必告之者禮取審慎之義故也必知擯者告者上擯者請期此即云告明還是擯者告可知 告事畢 注宗人告也 釋曰知宗人告者亦約上文筮日時宗人告事得知也 擯者至之家 釋曰有司是家之屬吏者則告期皆得在位賓是同僚之等為期時不在故就家告之於夕為期當暮即得告之者以其共仕於君其家必在城郭之內相近故得告也 夙興至洗東 釋曰自此至賓外則東面論將冠子豫陳設冠與服器物之事也 注夙早至小異 釋曰云洗承盥洗者棄水器也者謂盥手洗爵之時恐水穢地以洗承盥洗水而棄

之故云棄水器也云士用鐵者案漢禮器制度洗之所用士用鐵大夫用銅諸侯用白銀天子用黃金也云榮屋翼也者即今之博風云榮者與屋爲榮飾言翼者與屋爲翹翼也云周制自卿大夫以下其室爲夏屋者言周制者夏殷卿大夫以下屋無文故此經是周法即以周制而言也案此經是士禮而云榮鄉飲酒卿大夫禮鄉射喪大記大夫士禮皆云榮又案匠人云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五室此謂宗廟路寢同制則路寢亦然雖不云兩下爲之彼下文云殷人重屋四阿鄭云四阿四注屋重屋謂路寢殷之路寢四阿則夏之路寢不四阿矣當兩下爲之是以檀弓孔子云見若覆夏屋者矣鄭注云夏屋今之門廡漢時門廡也兩下爲之故舉漢法以況夏屋兩下爲之或名兩下屋爲夏屋夏后氏之屋亦爲夏屋鄭云卿大夫以下其室爲夏屋兩下而周之天子諸侯皆四注故喪大記云升自屋東榮鄭以爲卿大夫士其天子諸侯當言東雷也周天子路寢制似明堂五室十二堂上圓下方明四注也諸侯亦然故無禮云洗當東雷鄭云人君爲殿屋也云水器尊卑皆用金壘及大小異者此亦案漢禮器制度尊卑皆用金壘及其大

小異此篇與昏禮鄉飲酒鄉射特牲皆直言水不言壘大射雖云壘水不云料少牢云司宮設壘水於洗東有料鄭注云設水用壘沃盥用料禮在此也欲見壘料俱有餘文無者不具之意也儀禮之內設洗與設尊或先或後不同者若先設洗則兼餘事此士冠賓與替共洗昏禮有夫婦與御媵之等少牢特牲兼舉鼎不專爲酒以是皆先設洗鄉飲酒鄉射先設尊者以其專爲酒燕禮大射自相對大射辨尊卑故先設尊燕禮不辨尊卑故先設洗又儀禮之內或有尊無洗或尊洗皆有文不言設之者是不具也

儀禮疏卷第一

儀禮疏卷第二

唐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弘文館學士臣賈

公彥

等撰

陳服至北上

釋曰自此至東面論陳設衣服器物之等以待冠者喪

大記與士喪禮服或西領或南領此東領者此嘉禮異於凶禮故士之冠特先用卑服北上便也

爵弁至韎韐

釋曰此所陳從北而南故

先陳爵弁服

注此與至作熏

釋曰士禮立端自祭以爵弁服助君

祭故云與君祭之服也云爵弁者冕之次者凡冕以木爲體長尺六寸

廣八寸績麻三十升布上以立下以纁前後有旒其爵弁制大同唯無

旒又爲爵色爲其又名冕者俛也低前一寸二分故得冕稱其爵弁則

前後平故不得冕名以其尊卑次於冕故云爵弁冕之次也云其色去

而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緌者七入爲緌若以纁入黑則爲紺以紺以

黑則爲緌是三入赤再入黑故云其色赤而微黑也云如爵頭然者以

目驗爵頭赤多黑少故以爵頭爲喻也以緌再入黑汁與爵同故取鍾

氏緌色解之故鄭注鍾氏云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也立此言亦

者對文爲赤若將緌比纁則又黑多矣故淮南子云以涅染紺則黑於

涅況更一入黑爲緇乎故巾車云雀飾鄭注云雀黑多赤少之色是光云其布三十升者取冠倍之義是以喪服衰三升冠六升朝服十五升故冕三十升也云纁裳淺絳裳者絳則一染至三染同云淺絳詩云我朱孔陽毛傳云朱深纁也故從一染至三染皆謂之淺絳也云朱則四入與者爾雅及鍾氏皆無四入之文經有朱色故鄭約之若以纁入黑則爲紺若以纁入赤則爲朱無正文故云與以疑之也然上注以解玄緇故引鍾氏漆黑法此注解經故引爾雅漆赤法也云純衣絲衣也者案鄭解經字或爲絲或爲色兩解不同者皆望經爲注若色理明者以絲解之若絲理明者以色解之此經玄衣與纁裳相對上玄下纁色理自明絲理不明則以絲解之昏禮女次純衣注云絲衣以下文有女從者畢袵玄色理自明則亦絲理不明故亦以絲理解之周禮媒氏云純帛無過五兩注云純實緇字也古緇以才爲聲納幣用緇婦人陰也以經云純帛絲理自明故爲色解之祭統云蠶於北郊以共純服絲理自明故鄭亦以色解也論語云麻冕禮也今也純儉以純對麻絲理自明故鄭亦以色解之是況有不同之事但古緇紂二字並行若據布爲

者則爲緇字若據帛爲色者則爲紂字但緇布之緇多在本字不誤紂帛之紂則多誤爲純云餘衣皆用布者此據朝服皮弁服玄端服及深衣長衣之等皆以布爲之是以雜記云朝服十五升布玄端亦服之類則皮弁亦是天子朝服深衣或名麻衣故知用布也云唯冕與爵弁服用絲耳者祭統云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服爵弁服是冕服之次故知亦用絲也云先裳後衣者欲令下近緇明衣與帶同色者衣在上宜與冠相近應先言衣今退衣在裳下者若衣與冠同色者先言衣後言裳今爵弁與衣異故退純衣於下使與帶同色也云韎韐緼韍也者此經云韎韐二者一物故鄭合爲一物解之也云士韞韍而幽衡者玉藻文言幽衡者同繫於革帶故連引之也云合韋爲之者鄭即因解名緼韍之字言韐者韋旁著合謂合韋爲之故名韐也云士漆以茅蒐因以名焉者案爾雅云如蘆茅蒐孫氏注一名蒨可以漆絳若然則一草有此三名矣但周公時名蒨草爲韎草以此韎漆韋合之爲韐因名韐爲韎韐也云韐之制似鞞者案上注已釋鞞制其韐之制亦如之但有飾無飾爲異耳祭服謂之韐其他服謂之鞞易困卦九二困於酒食朱韐方來利

用享祀是祭服之韍也又案明堂位云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躬火周龍章鄭云後王彌飾天子備焉諸侯火而下卿大夫山士韎韋而巳是士無飾則不得單名韍一名韎韐一名緼韍而巳是韍有與緼異以制同飾異故鄭云韍之制似韎也但染韋為韍之體天子與其臣及諸侯與其臣有異詩云朱芾斯黃鄭云天子純朱諸侯黃朱詩又云赤芾在股是諸侯用黃朱玉藻再命三命皆云赤韍是諸侯之臣亦用赤韍易困卦九二云困於酒食朱韍方來利用享祀鄭注云二據初辰在未未為土此二為大夫有地之象未上值天廚酒食象困於酒食者采地薄不足已用也二與日為體離為鎮霍爻四為諸侯有明德受命當王者離為火火色赤四爻辰在午時離氣亦又朱是也文王將王天子制用朱韍故易乾鑿度云孔子曰天子三公諸侯同色困卦困于酒食朱韍方來又云天子三公大夫不朱韍諸侯亦同色者其染之法同以淺絳為名是天子與其臣純朱諸侯與其臣黃朱為異也云冠弁不與衣陳而言於上以冠名服耳者案此文上下陳服則於房緇布冠及皮弁在堂下是冠弁不與服同陳今以弁在服上并言之者以冠弁表明其服

耳不謂同陳之也云今文纁皆作熏者纁是色當從糸旁為之故疊今文不從熏從經文古纁也 皮弁至素韎 釋曰此皮弁服卑於爵弁故陳之次在爵弁之南上爵弁服下玄端服皆言衣此獨不言衣者以其上爵弁服與爵弁異故言衣下玄端服但冠時用緇布冠不用玄冠既不言冠故言衣也今此皮弁之服用白布衣與冠同色故不言衣也注此與至象焉 釋曰案玉藻云諸侯皮弁聽朔於大廟又案鄉黨說孔子之服云素衣麇裘鄭云視朔之服視朔之時君臣同服也云皮弁者以白鹿皮為冠象上吉也者謂三皇時冒覆頭句領遶項至黃帝則有冕故世本云黃帝作旒冕禮運云先王未有宮室又云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未有麻絲衣其羽皮鄭云此上古之時則此象上古謂象三皇時以五帝為大古以三皇為上古也若然黃帝雖有絲麻布帛皮弁至三王不變是以下記云三王共皮弁鄭注云質不變鄭注郊特牲云所不易於先代故孝經緯云百王同之不改易也案禮圖仍以白鹿皮為冠故云以白鹿皮為冠象上古也云積猶辟也以素為裳辟蹙其要中者經典云素者有三義若以衣裳言素者謂白繒也即此人之等是

也畫績言素者謂白色即論語云績事後素之等是也器物無飾亦曰素則檀弓云奠以素器之等是也是以鄭云以素為裳辟蹙其要中也知皮弁之衣亦用十五升布者雜記云朝服十五升此皮弁亦天子之朝服故亦十五升布也然喪服注云祭服朝服辟積無數則祭服皮弁皆辟積無數餘不云者舉皮弁可知不並言也唯喪服裳幅三衽有數耳云其色象焉者謂象皮弁之色用白布也以此言之論語注云素用繒者彼上服裼衣用素也 玄端至爵鞞 釋曰此玄端服服之下故後陳於皮弁之南陳三簣裳者凡諸侯之下皆有二十七士公侯伯之士一命子男之士不命不同一命不命皆分為三等故服分為三等之裳以當之上下經三等之服同用緇帶者以其士唯有一幅禕之帶故三服共用之大帶所以束衣革帶所以珮鞞及珮玉之等不言革者舉鞞有革帶可知故略不言耳三裳之下云可也者欲見三等之士各有所當當者即服之故言可以許之也 注此莫至爵鞞 釋曰云此莫夕於朝之服者當是莫夕於君之朝服也案玉藻云君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夕深衣祭牢肉是君朝服朝服夕服深衣矣下又云朝玄端夕深衣朝時不服

與君不同故鄭注云謂大夫士也則彼朝玄端夕深衣是大夫士家私朝也若然大夫士既服玄端深衣以聽私朝矣此服注云莫夕於朝之服是士向莫之時夕君之服必以莫為夕者朝禮備夕禮簡故以夕言之也若卿大夫莫夕於君當亦朝服矣案春秋左氏傳成十二年晉郤至謂子反曰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云莫夕者無事則無夕法若夕有事須見君則夕故昭十二年子革云夕哀十四年子我亦云夕者皆是有事見君非常朝夕之事也云玄端即朝服之衣易其裳耳者上云玄冠朝服緇帶素鞞此玄端亦緇帶彼云朝服即此玄端也但朝服亦得名端故論語云端章甫鄭云端諸侯視朝之服耳皆以十五升布為緇色正幅為之同名也云易其裳耳者彼朝服素鞞鞞同裳色則裳亦素此既易其裳以三等裳同爵鞞則亦易之矣不言者朝服言素鞞不言裳故須言易彼言素鞞此云爵鞞於文自明故不須言易也云上士玄事中士黃裳下士雜裳者此無正文直以諸侯之士皆有三等之裳政還以三等之士記之但玄是天色黃是地色天尊而地卑故上士服玄中士服黃下士當雜裳雜裳者還用此玄黃但前陽後陰故知前玄後

黃也云易曰者是文言文引之者證此裳等是天地二色為之云士皆爵韋為鞞其爵同者三裳同云爵鞞故知三等之士同用爵韋為鞞也其爵韋者所引玉藻文是也云不以玄冠名服者是為緇布冠陳之者今不以玄冠表此服者此為冠時緇布冠陳之冠既不用玄冠故不言也云玉藻者案彼注云此玄端服之鞞也云鞞者與下君大夫士為摠自韋者又摠三者用韋為之言君朱大夫素士爵者鞞之韋色也云君朱者見五等諸侯則天子亦朱矣鞞同裳色則天子諸侯朱裳士言爵則此經爵鞞亦一也以其裳有三等爵亦雜色故同爵鞞若然大夫素裳則與朝服不異者禮窮則同也 緇布至同篋 注缺讀至曰篋釋曰云缺讀如有頰者弁之頰者讀從頰弁詩義取在首頰者弁貌之意也云緇布冠無筭者案經皮弁爵弁言筭緇布冠不言筭故云無筭也云著頰圍髮際者無正文約漢時卷幘亦圍髮際故知也云結項者此亦無正文以義言之既武以下別有頰項明於首四隅為綴上綴於武然後頰項得安穩也云項中有緇亦由固頰為之耳者此亦無正文以

義言之頰之兩頭皆為緇別以繩穿繩中結之然後頰得牢固故云亦由固頰為之也云今之未冠筭者著卷幘頰象之所生者此舉漢法以況義耳漢時男女未冠筭者首著卷幘之狀雖不知既言頰圍髮際故以冠之明漢時卷幘亦以布帛之等圍繞髮際為之矣云頰象之所生者漢時卷幘是頰之遺象所生至漢時故云頰象之所生也云滕薛名國為頰者比亦舉漢時事以況之漢時滕薛二國云國國卷幘之類亦遺象故為況也云纚今之幘梁者亦舉漢法為況耳幘梁之狀鄭目驗而知至今久遠亦未審也云纚一幅長六尺足以鞞髮而結之矣者人之長者不過六尺纚六尺故云足以鞞髮既云鞞髮乃云結之則鞞訖乃為紒矣云有筭者即經云皮弁及爵弁皆云筭者是有筭也云屈組為紒者經緇組紒纁邊是為有筭者而設言屈組謂以一條組於左筭上繫定遶頤下右相向上仰屬於筭屈繫之有餘因垂為飾也云無筭者纁而結其條者無筭即經緇布冠是也則以二條組兩相屬於頰故經云組纁屬於頰也既屬訖則所垂條於頤下結之故云纁而結其條也云纁邊組側赤也者纁是三入之赤色又云邊則於邊側赤也若

然以緇為中以纁為邊側而織之也云同篋謂此上凡六物者緇布至屬于類共為一物纁長六尺二物皮弁筭三物爵弁筭四物其緇組紘纁邊皮弁爵弁各有一則為二物通前四為六物云隋方曰篋者爾雅無文此對筭方而不隋也隋謂狹而長也案周禮弁師云掌五冕而云玉筭朱紘則天子以玉為筭以朱為紘又案祭義云天子冕而朱紘諸侯冕而青紘諸侯之筭亦當用正矣又案弁師韋弁與皮弁同科皮弁有筭則二者亦有筭矣又為筭者屬纁不見有紘則六冕無紘矣然士緇布冠無紘故下記云孔子曰其紘也吾未之聞也若諸侯亦以緇布冠為始冠之冠則有紘故玉藻云緇布冠纁紘諸侯之冠也鄭注云尊者飾其大夫紘案禮器云管仲鏤簋朱紘鄭注云大夫士當緇組纁邊是也其筭亦當用象耳 櫛實于簞 注簞筭也 釋曰鄭注曲禮圓曰簞方曰筭筭與簞方圓有異而云簞筭共為一物者鄭舉其類注論語亦然 蒲筵二在南注筵席也 釋曰筵一者一為冠子即下云筵于東序少北是也一為醴子即下云筵于戶西南面是也云在南者最在南頭對下文側尊一甒醴在服北也鄭注云筵席也者鄭注周禮司

几筵云敷陳曰筵藉之曰席然其散言之筵席通矣前敷在地者皆言藉取相承之義是以諸席在地者多言筵也 側尊至南上 注側猶至作庶 釋曰云側猶特也無偶曰側置酒曰尊側者無玄酒者凡禮之通例稱側有二一者無偶特一為側則此文側是也又昏禮云側尊甒醴于房中亦是無玄酒曰側至於昏禮合升側載聘禮云側襲士虞禮云側尊此皆是無偶為側之類也一者聘禮云側受几者側是旁側之義也云服北者纁裳北也者此上先陳爵弁服之時纁裳最在北向南陳之此云服北明在纁裳北可知也云篋竹器如笥者其字皆竹下為之故以竹器言之如笥者亦舉漢法為況也云勺尊升所以酌酒也者案少牢云壘水有料與此勺為一物故云尊升對彼是壘料所以酌水則此為尊料酌酒者也云爵三升曰觶者案韓詩外傳云一升曰爵二升曰觶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相對爵觶有異散文則通皆曰爵故鄭以爵名觶也云柶狀如上以角為之者欲滑也者對士喪禮用木柶者喪禮皮吉也云南上者篋次尊籩豆次篋知然者以經云尊在服北南上則是從南北向陳之以尊為貴次云篋後云籩豆故知次

第然也云古文甒作廡者此甒爲酒器廡是夏星兩下故不從古文也
爵弁至東面 釋曰此一節論使有司三人各執其一豫在階以待冠
事實未入南面以向賓在堂亦以向賓言弁則東面據終言之也 注
爵弁至作檐 釋曰云爵弁者制如冕而黑色但無纁耳者已於上解
訖今復言之者上文直舉冠以表服其冠實不陳故略言其冠至此專
爲冠言之是以注弁引皮弁以下之事案弁師言冕有五采纁玉皮弁
有五采玉璣象邸玉笄下云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弁經各
以其等爲之鄭注云各以其等纁旒玉璣如其命數也但上文已言上
公之法故此諸侯唯據侯伯子男是以鄭云冕則侯伯纁七就用玉九
十八子男纁五就用玉五十纁玉皆三采孤纁四就用玉三十二三命
之卿纁三就用玉十八再命之大夫纁再就用玉八藻玉皆朱綠韋弁
皮弁則侯伯璣飾七子男璣飾五玉亦三采孤則璣飾四三命之卿璣
飾三再命之大夫璣飾二玉亦二采弁經之弁其辟積如冕纁之就然
庶人弔者素委貌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旒士變冕爲爵弁其韋弁皮弁
之會無結飾弁經之弁不辟積彼經文具言之今此注略引以證士皮

弁無玉以象爲飾之意不取於韋弁弁經及依命數之事故不具引之
云緇布冠今小吏冠其遺象也者但緇布冠士爲初加之冠冠訖則弊
之不用庶人則常著之故詩云臺笠緇撮是庶人以布冠常服者以漢
之小吏亦常服之故舉爲况云匱竹器若今之冠箱也者此亦舉漢法
爲况云執之者有司也者則上云有司如主人服有司不主一事故知
此亦有司也云坫在堂角者但坫有二文一者謂若明堂位云崇坫亢
圭及論語云兩君之好有反坫之等在廟中有之以亢反爵之屬此篇
之內言坫者皆據堂上角爲名故云堂角云古文匱爲纂坫作檐者皆
從經今文故疊古文也 主人至西面 釋曰上文已陳衣冠器物自
此已下至外門外論賓主兄弟等著服及位處也云玄端爵韞者主人
之服與上所陳子加冠玄端服亦一也云立於阼階下者時欲與賓行
禮之事也云直東序者直當也謂當堂上東序牆也 注玄端至之序
釋曰案特牲士禮祭服用玄端此亦士之加冠在廟故與祭同服故云
士入廟之服也云東西牆謂之序者爾雅釋官文 兄弟至北上 釋
曰此論兄弟來觀禮之服也 注凡弟至均也 釋曰云兄弟主人親

戚也者既云兄弟故是親戚云衿同也玄者玄衣玄裳也緇帶鞞者以其同玄故知上下皆玄云緇帶鞞者緇亦玄之類因士有緇帶故鞞亦言緇實亦玄也云位在洗東退於主人者主人當序南西面洗當榮兄弟又在洗東故云退於主人也云不爵鞞者降於主人也者爵弁同色主人尊故也兄弟用緇鞞不同爵鞞兄弟卑故云降於主人也 擯者主東塾 釋曰擯者不言如主人服別言玄端則與主人不同可知主人與兄弟不同故特言玄端與下贊者玄端從之同言玄則此擯者是王人之屬中士若下士也故直舉玄端不言裳也 注東塾至北面 釋曰知者擯者是主人擯相事在門內故知在門內東堂負之北面向主人也 將冠至南面 注采衣至為結 釋曰將冠者即童子二十之人也以其冠事未至故言將冠者也云緇布衣錦緣者以其童子不帛襦袴不衣裘裳故云緇布衣以錦為緇布衣之緣也云錦紳者以錦為大帶也云并紐者亦以錦為紐紳之垂也云錦束髮者以錦為總云皆朱錦也者童子之錦皆朱錦也云紛結髮者則詩云總角非是也以童子尚華飾故衣此也 賓如至之外 注外門大門外 釋曰云

賓如主人服者以其賓與主人尊卑同故得如之贊者皆降主人一等其衣冠雖同其裳則異故不得如主人服故別玄端也若然此冠兄弟及賓贊皆得玄端特牲主人與尸祝佐食玄端自餘皆朝服者彼助祭在廟緣孝子之心欲得尊嘉賓以事其祖禰故朝服與主異也 擯者告 注告者出請入告 釋曰出請入告者告主人也 主人至答拜 注左東至為右 釋曰出以東為左入以東為右據主人在西出則以西為右入則以西為左也 主人至先入 注贊者至隨賓 釋曰云贊者賤揖之而已者正謂贊者降於主人與賓一等為賤也云又與賓揖者對前為賓拜訖今又揖者為主人將先入故又與賓揖乃入也云贊者隨賓者後不見更與贊者為禮故知隨賓入也 每曲揖 注周左至又揖 釋曰周左宗廟者祭義與小宗伯俱有此文對躬右宗廟也言此皆欲見入大門東向入廟云入外門將東曲揖者主人在南賓在北俱東向是一曲故一揖也至廟南主人在東北面賓在西北面是曲為子揖故云直廟將北曲又揖也通下將入廟又揖三也 至于至三讓 注入門至碑揖 釋曰經直云入門揖鄭知此為三揖者以上

云每曲揖據入門東行時此入廟門三揖是據主人將右欲背客宜揖將北曲與客相見文揖云當碑揖者碑是庭中之大節又宜揖是知三揖據此西言也案昏禮注入三揖者至內雷將曲揖既曲北面揖當碑擬及聘禮鄉飲酒入三揖注雖不同皆據此三節為三揖義不異也主人至東面 注主人至相鄉 釋曰此文主人與賓立相鄉位定將行冠禮者也主人升堂不拜至者冠子為賓客故異於鄉飲酒之等也贊者至南上 注盥於至作浣 釋曰此賓者之贊冠者不在堂升即位於房中與主人贊者並立者以其與主人贊者俱是執勞役之事故先入房並立待事故鄭云近事也云盥於洗西由賓階升也者贊者盥於洗西無正文案鄉飲酒主人在洗北南面賓在洗南北面如此相鄉人主人從內賓從外來之便贊者亦從之又卑不可與賓並明在洗西東面及向賓階便知在洗西也云由賓階升者以與主人贊者在房並立恐由阼階故明之同於賓客也云南上尊於主人之贊者以其賓主贊者俱降一等兩贊尊卑同而云尊者直以主人尊敬賓之贊故云尊於主人之贊又知與主人贊並立者以贊冠一人而已而云南上明與

主人為序也 主人至西面 注主人至主人 釋曰云主人之贊者其屬中士若下士者以主人上士為正故云其屬中士若主人是中士贊是其屬下士為之賓與贊冠者同云筵布席也者謂布冠者席也云東序主人位也者引冠義云適子冠於阼為證是也 將冠至南面注南面至賓命 釋曰知在房外之西不在東者以房外之東南當作階是知房外者皆在房外之西故昏禮女出于母左母在房外之西故得出時在母左也云待賓命者以其下文有賓揖將冠則賓有命也贊者至南端 注贊者至為節 釋曰前頰項已下六物同一篋陳於房今將用之故贊冠者取置于將冠之席南擬用若然六者俱用不言纓紘等四物大略其實皆有可知不言櫛盛於篋今亦併篋將來置於席南端也服不將來置於席南者皆加冠訖宜房中隱處加服訖乃見容體也知贊者是其賓之贊冠者也者以其贊冠者主為冠事而來故知取笄纒是賓之贊冠者若非賓之贊者則云主人以別之故上云主人之贊者是也 賓揖至設纒 釋曰此二者勞役之事故贊者為之也 賓降至人對 釋曰云辭對之辭未聞者上筮賓宿賓之時雖不

言其辭下皆陳其辭此賓主之辭下皆不言故云未聞也 賓盥至初
位 釋曰云主人升復初位者謂初升序端也 注古文壹皆作一
釋曰一壹得通用雖疊古文不破之也 賓筵至授賓 注正纚至冠
也 釋曰云正纚者將加冠宜親之者以其贊者前已設纚訖今賓復
出正之者雖舊設已正以親加冠故纚亦宜親之也云下一等升一等
則中等相授者案匠人天子之堂九尺賈馬以為傍九等為階則諸侯
堂宜七尺則七等階大夫堂宜五尺則五等階士宜三尺則三等階故
鄭以中等解之也知冠是緇布冠者以下文有皮弁爵弁故知此是緇
布冠也 賓右至者卒 注進容至纓也 釋曰知進容者行翔而前
鶴焉者曲禮云堂上不趨室中不翔則堂上固得翔矣又云大夫濟濟
士蹇蹇注云皆行容止之貌此進容是士故知進容謂行翔而前鶴焉
云至則立祝者以經祝下乃云坐如初故祝時立可知云坐如初坐筵
前者上正纚時筵前坐是初坐也云卒謂設缺項結纓也者下又皮弁
贊者卒紘此謂緇布冠無筭紘直頰項青組纓屬於頰故卒者終頰項
與結纓也若然經云右手執項謂冠後為項非頰項其下皮弁爵弁無

頰項皆云執項故知非頰項也 冠者至南面 注復出至容體 釋
曰言復者對前出房故云復前出為待賓命此出為觀衆以容體也案
郊特牲論加冠之事云加有成也故此鄭云一加禮成也云觀衆以容
體者以其既去緇布衣錦綠童子服著此玄端成人之服使衆觀知故
云觀衆以容體也 賓揖至卒紘 注如初至屬之 釋曰此
當第二加皮弁之節云即筵坐櫛者坐訖當脫緇布冠乃更櫛也云設
筭者凡諸設筭有二種一是紘內安髮之筭一是皮弁爵弁及六冕固
冠之筭今此櫛訖未加冠即言設筭者宜是紘內安髮之筭也若安髮
之筭則緇布冠亦宜有之前櫛訖不言設筭者以其固冠之筭緇布冠
無筭而皮弁爵弁有筭上文已陳訖今若緇布冠亦言設筭即與皮弁
爵弁相亂故緇布冠不言設筭其實亦有也若然緇布冠不言設筭而
言設纚皮弁冠言設筭不言設纚互見為義明皆有也其於同冠之筭
則於賓加弁之時自設之可知云如初為不見者言也者上加緇布冠
時有賓降主人降賓辭主人對賓盥卒一揖一讓升主人升復初位賓
筵前坐之等相次此皆不見故設經省文如之而已故云為不見者言

也云卒紘謂繫屬之者即上注云有筭者屈組以爲紘仲屬之左相繫
定右相緝繫擬解時易爲繫屬之也 興賓至南面 釋曰興謂冠者
加皮弁訖起待賓揖之也云適房服素積素鞞者上陳服皮弁云緇帶
素鞞此不言緇帶者上唯有一帶不言可知故不言也 注容者至益
繁 釋曰此對上加緇布冠時直言出房南面不言容此則言容以再
加彌成其儀益繁故言容其實彼出亦是容故鄭注云觀衆以容體也
賓降至之儀 注降三至容出 釋曰云降三等下至地者據士而言
云他謂卒紘容出者以其自餘皆緇布冠見訖皮弁如之而以至卒紘
容出唯皮弁有之故知他謂此二者也 徹皮至于房 注徹者至爲
之 釋曰冠即緇布冠也不言緇布冠者可知故也皮弁具言者以有
爵弁之嫌然不言爵弁者著之以受醴至見母兄弟姑姊訖乃易服故
也云徹者贊冠者主人之贊者爲之者以其贊冠者奠櫛主人之贊者
設筵故知還遣之也 筵于戶西南面 注筵主至戶西 釋曰知主
人之贊者設筵者以上文筵於東序已遣主人之贊故知此亦主人之
贊者也云戶西室戶西者以下記醮於客位在戶西醮醴同處故知戶

西也 贊者至面葉 注洗盥至爲搗 釋曰云洗盥而洗爵者凡洗
爵者必先盥盥有不洗爵者此經直云洗明盥手乃洗爵故鄭云盥而
洗爵引昏禮房中之洗至北面盥者證房中有洗之事若然前設洗云
庭者不爲醴以房中有洗醴尊也云側酌者言無爲之薦者謂無人爲
之薦脯醢還是此贊者故下直言薦脯醢不言別有他人明還是贊者
也昏禮贊醴婦是贊者自酌自薦經雖不言側酌側自明也云葉柶大
端者謂扱醴之面柄細故以爲柶大端此與昏禮賓皆云面葉者此以
賓尊不入戶贊者面葉授賓賓得面枋授冠者冠者得之面葉以扱醴
而祭昏禮賓亦主人尊不入房贊者面葉以授主人主人面枋以授賓
賓得面葉以扱祭至於聘禮禮賓宰夫實解以醴加柶于解面枋授公
者凡醴皆設柶聘禮宰夫不訝授公側受醴則還面枋以授賓故面枋
也 賓揖至北面 注戶東至爲柄 釋曰知室戶東者以其冠者筵
室戶西賓自至房戶取醴酌醴者出向西以授也 冠者至荅拜還南
筵西至主人 釋曰云筵西拜南面拜也者上云冠者筵西南面知以
解拜還南面也知賓東面在西序者以上文與主人相對本位於西序

也云東面者明成人與爲禮異於答主人者案鄉飲酒鄉射賓於西階北面答主人拜今此於西序東面拜故云異於答主人又昏禮禮賓皆禮禮賓皆云拜送此云答拜不云拜送者彼醴是主人之物故云拜送此醴非賓物故云答拜也 薦脯醢 注贊冠者也 釋曰上文云贊側酌醴是贊冠者明此薦亦是贊冠者也 冠者至答拜 釋曰云祭醴三興者三祭者亦如昏禮始扱一祭又扱再祭也云筵末坐啐醴建柶興降筵此啐醴不拜既爵者以其不卒爵故不拜也 冠者至于母注薦東至闈門 釋曰云薦東薦左者據南面爲正故云薦左也云凡奠爵將舉者於右者謂若鄉飲酒鄉射是也此文及昏禮贊醴婦是不舉者皆奠之於左也云適東壁者出闈門也者宮中之門曰闈門母既冠子無事故不在門外今子須見母故知出闈門也云婦人入廟田闈門者雜記云夫人奔喪入自闈門外自側階鄭注云宮中之門曰闈門爲相通者也是也 母拜至又拜 注婦人至俠拜 釋曰鄭云婦人於丈夫雖其子猶俠拜者欲見禮子之體例但是婦人於丈夫皆使俠拜故舉子以見義也 賓降至此位 釋曰此將欲與冠者造字而迎

之位也 注初位至之位 釋曰云初位初至階讓外之位者謂初迎賓至階讓外之位其實直西序則非初讓外之位主人直東序西者欲迎其事聞字之言故也 冠者至者對 注對應至未聞 釋曰云賓字之者即下文有字辭又有某甫之字若孔子云尼父之字是也云其辭未聞者下有賓祝辭不見冠者應辭故云未聞也案禮記冠義云既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見於母母拜之據彼則字訖乃見母此文先見乃字者此文見母是正見彼見母在下者記人以下有兄弟之等皆拜之故退見母於下使與兄弟拜文相近也若然未字先見母字訖乃見兄弟之等者急於母緩於兄弟也 賓出至門外 注不出至醴之釋曰以下云請醴賓故云將醴之也 請醴至就次 注此醴至爲之釋曰云此醴當作禮者對上文有酌醴受醴之等不破之此當爲上於下之禮不得用醴禮即從醴字何者周禮云諸侯用鬯不云鬯賓明不得以醴禮賓即爲醴故破從禮也云次門外更衣處也者次者舍之名以其行禮衣服或與常服不同更衣之時須入於次故云更衣處也云心帷幕簟席爲之者案聘禮記云宗人授次次以帷少退于君之次注

云主國之門外諸侯及卿大夫之所使者次位皆有常處又案周禮幕人掌帷幕幄帟綬之事注云帷幕皆以布爲之四合象宮室曰幄云簟席者士卑或用簟席是以雜記諸侯大夫喪皆用布士用簟席爲之次亦當然 冠者至如之 注見贊至賓出 釋曰兄弟位在東方此贊冠者則賓之類故贊者東面也言贊者先拜冠者答者也知贊者後賓出者文於見兄弟下始見之明贊者後賓出也出亦當就次待禮之也入見至見母 注入入至妹卑 釋曰男子居外女子居內廟在寢門外入見入寢門可知不見父與賓者蓋冠畢則已見也不言者從可知也云不見妹妹卑者以其妹卑於姑姊故不見也 乃易至先生 注易服至仕者 釋曰云易服者爵弁既助祭之服不可服見君與先生等故易服服玄端也云易服不朝服者非朝事也者此乃因加冠以成人之禮見君非正服之節故不朝服經直云玄端則兼玄冠矣今更云玄冠者以初冠時服玄端爲緇布冠服緇布冠非常著之冠而弊之易服宜服玄冠配玄端故兼云玄冠也朝服與玄端同玄端則玄裳黃裳雜裳黑屨若朝服玄冠玄端雖同但裳以素而屨色白也以其但正幅

故朝服亦得端名然六冕皆正幅故亦名端是以樂記云魏文侯端冕而聽古樂又論語云端章甫鄭云端玄端諸侯視朝之服則玄端不朝得名爲玄端也云摯雉也者士執雉是其常故知摯是雉也云鄉先生鄉中老人爲鄉大夫致仕者者此即鄉飲酒與鄉射記先生及書傳父師皆一也先生亦有士之少師鄭不言者經云鄉大夫不言士故先生亦略不言其實亦當有士也 乃醴至之禮 注壹獻至用清 釋曰此醴亦當爲禮不言可知也云壹獻者主人獻賓而已即燕無亞獻者者案特牲少牢主人獻尸主婦亞獻爲二獻此則主人獻賓而已無亞獻知即燕者鄉飲酒末有燕故知獻後有燕云獻酢酬賓主人各兩爵而禮成者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將酬賓先自飲訖乃酬賓奠而不舉是賓主人各兩爵而禮成也必知一獻之禮禮備有酬酢者昏禮舅姑饗婦以一獻之禮奠酬得正禮不旅又曰婦酢舅更爵自薦是備酬酢也鄉飲酒亦備獻酢酬是其義也云特牲少牢饋食之禮獻尸此其類也者此賓主人各兩爵無亞獻彼主人主婦各一爵有亞獻雖不同得主人一獻義類同故云此其類也云士禮一獻者即士冠及昏禮鄉

飲酒禮鄉射皆是一獻也云卿大夫三獻者案左氏傳云季孫宿如晉拜莒田也晉侯享之有加籩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於討不敢求既得既不過三獻又禮記郊特牲云三獻之介亦謂鄉大夫三獻之介案大行人云上公饗禮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是以大夫三獻士一獻亦是其差也云禮賓不用柶者泝其醴者此有獻酢酬飲之泝者故不用柶冠禮禮子用醴不泝故用柶也云內則曰飲者鄭注云目諸飲也云重醴清糟者鄭云重陪也糟醇也清泝也致飲有醇者有泝者陪設之稻醴以下是也云凡禮事質者用糟文者用清者質者謂若冠禮禮子之類是也故於房戶之間顯處設尊也 主人至儷皮 注飲賓至為離 釋曰主人酬賓當奠酬之節行之以財貨也此禮賓與饗禮同但為饗禮有酬幣則多故聘禮云若不親饗致饗以酬幣注云禮幣束帛乘馬亦不是過也又案大戴禮云禮幣采飾而四馬是大夫禮多與士異也案禮器云琥璜爵鄭云天子酬諸侯諸侯相酬以此玉將幣也則又異於大夫也下凡酬幣之法尊卑獻數多少不同及其酬幣唯於奠酬之節一行而已春秋秦后子出奔晉后子享晉

侯歸取酬幣終事八反杜注云備九獻之儀始禮曰齎其一故續送其八酬酒幣彼九獻之間皆云幣春秋之代奢侈之法非正禮也云束帛十端也者禮之通例凡言束者無問脯與錦皆以十為數也云儷皮兩鹿皮也者當與射禮庭實之皮同禮記郊特牲云虎豹之皮示服猛也又覲禮用馬則國君用馬或虎豹皮若臣聘則用鹿皮故鄭注聘禮云凡君於臣臣於君麋鹿皮可也言可者以無正文若然兩說諸侯自相見亦用虎豹皮也 贊者至為介 注贊者至為介 釋曰鄭知贊者衆賓者以其下別言皆冠者明上云贊者是衆賓也云介賓之輔者以其鄉飲酒之禮賢者為賓其次為介又其次為衆賓彼據將首以為優劣之次也此雖不貢以飲酒之禮立賓主亦以優劣立介以輔也云以贊為之尊之者謂賓此贊冠者故遣為介也云飲酒之禮賢者為賓其次為介者取尊為義也 賓出至賓俎 注一獻至家也 釋曰賓不言薦脯醢者案舅姑共饗婦以一獻有姑薦則此一獻亦有薦脯醢可知經有俎必有特牲但鄉飲酒鄉射取擇人而用狗此冠禮無擇人之義則不用狗但無正文故云其牲未聞也知使人歸諸賓家者以賓出

主人送於門外乃始言歸賓俎明歸於賓家也

儀禮疏卷第二

儀禮疏卷第三

唐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弘文館學士臣賈公彥等撰

若不至用酒 注若不至為禮 釋曰自此已上說周禮冠子之法自此已下至取籩脯以降如初說夏殷冠子之法云若不醴則醮用酒者案上文適子冠於阼三加說一醴於客位是周法今云若不醴則醮用酒非周法故知先王法矣故鄭云若不醴謂國有舊俗可行聖人用焉不改者也云聖人者即周公制此儀禮用舊俗則夏殷之禮是也云曲禮曰已下者是下曲禮文也云君子行禮不求變俗者與下文為曰謂君子所往之國不求變彼國之俗君衛居殷墟者也云祭祀之禮者若郊特牲云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求諸陽者先合樂乃灌地降神也求諸陰者謂先灌地乃合樂若衛居殷地用殷禮則先合樂乃漢也云居喪之服者謂若檀弓周之諸侯絕旁期降上下殷之諸侯服旁期不降上下衛居殷墟亦不降上下也云哭泣之位者殷禮無文亦應有異也云皆如其國之故者謂上所云皆如其故國之俗而行之云是者依先王舊俗而行不改之事向來所解引曲禮據人君施化之法不

改彼國舊俗證此醮用酒舊俗之法也故康誥周公戒康叔居殷墟當用殷法是以云茲殷罰有倫使用殷法故所引曲禮皆據不變彼國之俗但君子行禮不求變俗有二途若據曲禮之文云君子行禮不求變俗鄭注云求猶務也不務變其故俗重本也謂去先祖之國居他國又云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謹脩其法而審行之注其法謂其先祖之制度若夏殷者謂若杞宋之人居鄭衛鄭衛之人居杞宋若據彼注謂臣去己國居他國不變己國之俗是以定四年祝佗云殷人六族在魯啓以商政亦不變本國之俗故開商政示之皆據當身居他國不變己國之俗與此注引不同者不求變俗義得兩合故各據一邊而言也云酌而無酬酢曰醮者鄭解無酬酢曰醮唯據此文而言所以然者以周法用醮無酬酢曰醮案曲禮云長者舉未醮鄭注云畫爵曰醮是醮不專於無酬酢者若然醴亦無酬酢不爲醮名者但醴太古之物自然質無酬酢此醮用酒酒本有酬酢故無酬酢得名醮也云醴亦當爲禮者亦上請醴賓之醴故破之也 尊于至南枋 然房戶至古也 釋曰云禁承尊之器也名之爲禁者因爲酒戒也者以

醴不言禁醴非飲醉之物故不設戒也此用酒酒是所飲之物恐醉因而禁之故云因爲酒戒若然玄酒非飲亦爲禁者以玄酒對正酒不可一有一無故亦同有禁也云不忘古也者上古無酒今雖有酒猶設之是不忘古也 洗有至南順 注洗庭至上也 釋曰知洗庭洗者上周法用醴之時醴之尊在房今醮用酒與幣飲酒同故洗亦當在庭是以下云賓降取爵于篚卒洗升酌故知洗在庭也設洗法在設尊前此洗亦當在設尊前設之故此直云洗有篚在西不言設也若然上不言設洗者以其上云醮用酒即連云尊文勢如此故不言設洗云當東榮南北以堂深者上已有文也云篚亦以盛勺解者周法用醴在房庭洗無篚此用酒庭洗有篚故周公設經辯其異者但醴篚在房以盛勺解此庭洗篚亦盛勺解故云亦也云南順北爲上也者席之制有首尾者據識之先後爲首尾此篚亦云上者應亦有記識爲上下以其南順之言故北爲上也 始加至升酌 注始加至東房 釋曰云始加醮用脯醢者此言與周別之事周家三加訖乃一體於客位用脯醢此加訖即醮於客位用脯醢是其不同也但言始加醮用脯醢者因言與周異

之意其實未行事是以下乃始云賓降取爵于筵也云加冠於東序醮之於戶西同耳者經不見者嫌與周異故辯之其經不言冠者醮之處即與周同故經不見也云始醮亦薦脯醢者以其經云醮用脯醢汎言若醮用酒未著其節故亦如上周家三加始薦脯醢云賓降者爵在庭酒在堂將自酌也者決周家醴在房贊者酌授賓賓不親酌此則賓親酌酒洗爵故有升降也云辭降如初如將冠時降與辭主人降也者欲見用醴時直有將冠時賓降無賓降取爵以其酌在房故也今云如初者唯謂如將冠降盥之事也云凡薦出自東房者用醴時尊在房脯醢出自東房醮用酒酒尊在堂脯醢亦出自東房鄉飲酒鄉射特牲少牢薦者皆出東房故云凡以該之也冠者至如初 注贊者至薦之 釋曰此經略言拜受答拜不言處所面位言如初者以其雖用酒與周異自外與周同故直言如初也是以鄭取上醴子法以言之故言如初以結之也云於賓答拜贊者則亦薦之者經直云拜受答拜如初亦不言出薦之時節故鄭別言之亦當如周家醴子時薦也凡醴子醴婦并昏禮禮賓面位不同者皆隨時之便故不同也冠者至筵西 注冠者至

之筵 釋曰此經雖用醴酒不同其於行事與周禮醴子同但位有異彼一加訖入房易服訖出房立待賓容命此則醮訖立於席西待賓命為異皆為更加皮弁也云興筵末坐娶酒者為醮於客位敬之故也昏禮禮賓與聘禮禮賓在西階上啐醴者昏禮注云此筵不主為飲食起聘禮注云糟醴不卒故也冠子用醴拜此醮子用酒亦拜者以與醴子同是成人法拜啐故雖用醮亦拜啐也 徹薦至不徹 注徹薦至便也 釋曰云徹薦與爵者辟後加也者案下文云加皮弁如初儀再醮攝酒其他皆如初酒則云攝明因前也除酒之外云其他如初明薦爵更設是後加卒設於席前也故知前云徹薦爵為辟後加也 加皮至如初 注攝猶至為聶 釋曰云攝猶整也整酒謂撓之者案有司徹云司宮攝酒注云更洗益整頓之不可云洗亦當為撓請更撓攪添益整頓示新也 加爵至于母 注乾肉至嘗之 釋曰前二醮有脯醢更加此乾肉折俎言齊之者齊謂至齒嘗之案下若殺再醮不言攝此經再醮言攝三醮不言攝則再醮之後皆有攝互文以見義也云取脯見于母者亦適東壁俠拜與周同案下文若殺已下云卒醮取邊脯以

降此亦取邊脯乾肉曰脯云乾肉牲體之脯也者案周禮腊人云掌乾肉凡田獸之脯腊鄭注云大物解肆乾之謂之乾肉若今梁州鳥翅矣薄析曰脯捶之而施薑桂曰脍脩若然乾肉與脯脩別言若今梁州鳥翅者或為豚解而七體以乾之謂之乾肉及用之將升于俎則節析為二十一體與燕禮同故總名乾肉析俎也 若殺至局鼎 注特豚至為密 釋曰上醢子用乾肉不殺目此至取邊脯以降論夏殷醢子殺牲之事殺言若者是不定之辭殺與不殺俱得云若也云載合升者在鼎曰升在俎曰載載在後今先言載後言升又合字在載升之間通事之者欲見在俎在鑊俱曰合也云設局鼎者以茅覆鼎長則束其本短則編其中案冬官匠人廟門容大局七個注云大局牛鼎之局長三尺又曰闈門容小局參个注云小局脚鼎之局長二尺皆依漢禮而知今此豚鼎之局當用小局也云特豚一豚也者此特若郊特牲之特皆以特為一也云凡牲皆用左胖者案特牲少牢皆用右胖少儀云大牢則以牛左肩折九个為歸昨用左則用右而祭之鄉飲酒鄉射主人用右體生人亦與祭同用右者皆據周而言也此云用左鄭據夏殷之注與

周異也但士虞喪祭用左反吉故也云煮於鑊曰亨者案特牲云亨于門外東方西面北上注云亨煮也亨豕魚腊以鑊各一爨詩云誰能亨魚漑之釜鬻是鑊為亨也云在鼎曰升在俎曰載者案昏禮云特豚合升又云側載特牲亦云卒載加匕于鼎少牢云司馬升手實于一鼎皆是在鼎曰升在俎曰載之文但在鼎直有升名在俎則升載兩稱也故少牢云升羊載右胖升豕其載如羊有司徹亦云乃升注云升牲體於俎也是在俎升載二名也云載合升者明亨與載皆合左右胖者以升載並陳又合在二者之間故知從鑊至俎皆合左右胖也云離割也割肺者使可祭也可濟也者凡肺有二種一者舉肺一者祭肺就舉肺之中復有三稱一名舉肺為食而舉二名離肺少儀云三牲之肺離而不提心也三名濟肺以齒濟之此三者皆據生人為食而有也就祭肺之中亦復有三稱一者謂之祭肺為祭先而有之二者謂之忖肺忖切之使斷三者謂之切肺名雖與忖肺異切肺則忖肺也三者皆為祭而有若然切肺離肺指其形餘皆舉其義稱也云今文局為鉦古文鼎為密者一部之內皆然不從今文故疊之也 始醢如初 注亦薦至徹矣 釋

曰云始醮如初者此一醮與不殺同未有所加故云如初也 再醮至粟脯 注羸醢至為蝸 釋曰此二豆二籩增數者為有殺牲故盛其饌也案鄭注周禮醢人云細切為齏全物若腓為道作醢及鷄者先膊乾其肉乃後剉之雜以梁麴及鹽漬以美酒塗置甑中百日則成矣是作醢及道之法也云羸醢虺蜃醢者爾雅文 三醮至齊肺 注攝酒至脯醢 釋曰云攝酒如再醮則再醮亦攝之矣者周公作經取省文再醮不言攝酒以三醮如之則再醮攝之可知故鄭云再醮亦攝之矣云加俎齊之齊當為祭字之誤也者經有二齊不破如初齊之齊唯破加俎齊之字者以祭先之法祭乃齊之又不宜有二齊故破加俎之齊為祭也云祭俎如初如祭脯醢者以三醮唯祭俎之肺不復祭脯醢也若然前不殺之時一醮徹脯醢為辭再醮之脯醢至再醮不言徹脯醢者以三醮上唯加乾肉不薦脯醢故不徹也今殷亦然一醮徹薦辭至再醮亦不徹薦直徹爵而已亦為三醮以不加籩豆加牲俎是以祝辭一醮亦云嘉薦至三醮者直云籩豆有楚楚陳列貌是三醮不加籩豆明文也 卒醮至如初 釋曰此取籩脯見母與前不異上周法與不

殺皆不云籩者上皆直薦脯醢不云籩豆此若殺云兩籩故云籩脯若然既殺有俎肉而取脯者見其得禮而已故不取俎肉如若得束帛者不須取脯是以冠禮禮賓得束帛皆不取脯也 若孤至戒宿 注父兄諸父諸兄 釋曰上陳士有父加冠禮訖自此至東塾北面論士之無父自有加冠之法也周公作文於此乃見之者欲見周與夏殷孤子同冠於阼階禮之於客位惟一醮三醮不同耳是以作經言其與上異者而已言父兄諸父諸兄者以其上文父兄非直戒宿而已故知此是諸父諸兄非已之親父親兄也 冠之至於阼 注冠主至作醴 釋曰云主人紛而迎賓者即上采衣紛是也云拜揖讓立于序端者謂主人出先拜賓答拜訖揖讓而入于廟門既入門又三揖至階又三讓而升堂乃立于東序端賓升立西序端一皆如上父兄為主人故作文省略總云揖讓立于序端皆如冠主也云禮於阼者別言其異者也云今文禮作醴者鄭不從今文者以其言醴則不兼於醮言禮則兼醴醮二法故也 凡拜至答拜 釋曰此亦異於父在者云凡拜者謂初拜至及啐拜之等賓主皆北面與父在時拜于筵西南面賓拜于序端東面

為異也 若殺至北面 釋曰云若殺者有則殺無則已故云若不定之辭也言舉鼎者謂於廟門外之東壁鑊所舉至廟門外之東直東塾二鼎豚魚腊鼎皆北向相重而列之也 注孤子至門外 釋曰案上文父在亦有殺法今鄭云孤子得申禮盛之者不為殺起止為陳鼎于外而言鄭知父在有鼎不陳於外者以上文若殺直云特豚載合弁不辯外内孤子乃云舉鼎陳于門外類于上父在陳鼎不於門外也凡陳鼎在外者賓客之禮也在内者家私之禮也是在外者為盛也今孤子則陳鼎在外故云孤子得申禮盛之也 若庶至醮焉 釋曰上已言三代適子冠禮訖此經論庶子加冠法也周公作經於三代之下言之則三代庶子冠禮皆於房外同用醮矣但不知三代庶子各用幾醮耳今於周之適子三加一醴夏殷適子三加三醮是以下文祝辭三醴一而醮三皆為三代而為言至於三代庶子皆不見別辭則周之庶子宜依適子用一醮夏殷庶子亦依三醮三代適子有祝辭言庶子則無故下文注云凡醮者不祝 注房外至不尊 釋曰知房外謂尊東也者上陳尊在房戶之間案鄉飲酒賓東則東則尊東明此亦於尊東也云

不於阼階非代也者案下記云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明庶子不於阼非代故也云不醮於客位成而不尊者下記云醮於客位加有成也是適子於客位成而尊之此則成而不尊故因冠之處遂醮焉 冠者至階下 釋曰案内則云舅没則姑老若死當云没不得云不在且母死則不得使人受脯今言不在者或歸寧或疾病也使人受脯為母生在於後見之也 戒賓至之也 注吾子至為謀 釋曰自此至唯其所當者周公設經直見行事恐失次第不言其辭今行事既終總見戒賓醮及為字之辭也云某有子某者上某主人名下某子之名加布初加緇布冠也云願吾子之教之也者即此以加冠行禮為教之也云吾子相親之辭吾我也者謂自己身之子故云吾子相親之辭也云子男子之美稱者古者稱師曰子又公羊傳云名不若字字不若子是子者男子之美稱也今請賓與子加冠故以美稱呼之也 注今吉至首也 釋曰元首左傳曰先軫入狄師而之死之狄人歸先軫之元是元為首文尚書云君為元首亦是元為首也 注爾汝至福也 釋曰云既冠為成德者案冠義既冠責以父子君臣長幼之禮皆成人之德云祺祥也

者祺訓為祥祥又訓為善也云因冠而戒者則經棄爾幼志順爾成德是也云且勸之者即經云壽者惟祺介爾景福是也 再加至爾服注辰子至重也 釋曰上云今日吉日此云吉月今辰互是其言是作文之體無義例也云辰子丑也者以十幹配十二辰直云辰子丑明有幹可知即甲子乙丑之類略言之也 注黃黃至疆竟 釋曰爾雅云黃髮齟齒故以黃為黃髮也云者凍黎者爾雅云耆老壽也此云耆凍黎者以其面似凍黎之色故也 醴辭至今芳 注嘉善至香也 釋曰謂脯醢為善薦芳香者諸作之依時又造之依法故使芳香而善也 注善父至不祝 釋曰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者爾雅文不言善事父母善事兄弟者欲見非且善事兄弟而亦為兄弟之所善者諸行周備之意也云凡醮者不祝者案上文前後例周與夏殷冠子法其加冠祝辭三節不辨三代之異則三代祝辭同可知也至於周醮之辭三等別陳之者以其數異辭宜不同故也若然醮辭唯據適子而言以其將著代重之故備見祝辭也此注云凡醮者不祝者言凡謂庶子也既不出冠於阼又不禮於客位無著代之理故略而輕之也亦不設祝辭者

曾子問注云凡殤不祭之類也其天子冠禮祝辭案大戴禮公冠篇成王冠周公為祝辭使王近於人遠於天嗇於時惠於財其辭既多不可且載其諸侯無文蓋亦有祝辭異於士也 注湑清也伊惟也 釋曰湑清酒之稱故伐木詩云有酒湑我注云湑茜之文鳧鷖詩云爾酒既湑注云湑酒之清者是湑為清也云伊惟也者助句辭非為義也 注旨美至之貌 釋曰楚茨詩亦云籩豆有楚注云楚陳列之貌是用其再醮之籩豆不增改之故云有楚也 注肴升至謂豚 釋曰云折俎者即謂折上若殺之豚也 字辭至爾字 釋曰此字文在三代之下而言則亦遂三代字辭同此辭賓直西序東面與子為字時言之也 宜之至所當 釋曰云伯某甫者某若云嘉也但設經不得定言人字故言甫為且字是以禮記諸侯薨復曰臯某甫復鄭云某用且字以臣不名君且為某之字呼之即此某甫立為且字言伯仲叔季者是長幼次第之稱若兄弟四人則依次稱之夏殷質則積仲周文則積叔若管叔霍叔之類是也云唯其所當者二十冠時與之作字猶孔子生三月名之曰丘至二十冠而字之曰仲尼有兄曰伯居第二則曰仲但殷質

二十為字之時兼伯仲叔季呼之周文二十為字之時未呼伯仲至五十乃加而呼之故檀弓云五十以伯仲周道也是呼伯仲之時則兼二十字而言若孔子生於周代從周禮呼尼甫至五十去甫以尼配仲而呼之曰仲尼是也若然二十冠而字之未呼伯仲叔季今於二十加冠而言者一則是殷家冠時遂以二十字呼之二則見周家若不死至五十乃加而呼之若二十已後死雖未滿二十即得呼伯仲知義然者見慶父乃是莊公之弟桓六年莊公生至閔公二年慶父死時莊公未滿五十慶父乃是莊公之弟時未五十慶父死號曰共仲是其死後雖未五十得呼仲叔季故二十冠時則以伯仲叔季當擬之故云唯其所當也 注于猶至作父 釋曰知甫是丈夫之美稱者以其人之賢愚皆以為字故隱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蔑穀梁傳云儀字也父猶傅也男子之美稱也是也云孔子為尼甫者哀十六年孔丘卒哀公誅之曰哀哉尼甫因字號謚曰尼甫也云周大夫有嘉甫者桓公十五年天王使嘉甫來求車是也云宋大夫有孔甫是其類者案左氏傳桓二年 父嘉為司馬是也鄭引此者證有冠而為此字之意故云是其類也又甫

字或作父者字亦通或尼甫嘉甫孔甫等見為父字者也 屨夏至博寸 注屨者至廣也 釋曰自此至總屨論三服之屨不於上與服同陳者一則屨用皮葛冬夏不同二則屨在下不宜與服同列故退在於此此言夏用葛下云冬皮則春宜從夏秋宜從冬故舉冬夏寒暑極時而言詩魏地以葛屨履霜刺褊也云屨者順裳色者禮之通例衣與冠同屨與裳同故云順裳色也云玄端黑屨以玄裳為正也者以其玄端有玄裳黃裳雜裳經唯云玄端黑屨與玄裳同色不取黃裳雜裳故云以玄裳為正也云絢之言拘也以為行戒者以拘者自拘待之言故云以為行戒也云狀如刀衣臯在屨頭者此以漢法言之今之屨頭見有下臯似刀衣臯故以為況也云纒縫中紉也者謂牙底相接之縫中有條紉也云純緣也者謂遠口緣邊也云皆青者以經三者同云青也云博廣也者謂純所施廣一寸也 素積至博寸 注魁屨蛤拊注者 釋曰以魁蛤灰拊之者取其白耳云魁屨蛤者魁即屨蛤一物是以周禮地官掌屨掌共白盛之屨鄭司農云謂屨炭引此士冠白屨以魁椎之玄謂今東萊用蛤謂之 灰云是也云拊注者以蛤灰塗注於上使

色白也 爵弁至博寸 注爵弁至績次 釋曰案此三服見履不同
 何者玄端以衣見履以玄端有黃裳之等裳不得舉裳見履故舉玄端
 見履也皮弁以素積見履履裳同色是其正也爵弁既不舉裳又不舉
 衣而以爵弁見履者上陳服已言纁裳裳色自顯以與六冕同玄衣纁
 裳與冕服之嫌故不以衣裳而以首服見履也云爵弁履以黑為飾爵
 弁尊其履飾以績次者案冬官畫績之事云青與白相次赤與黑相次玄
 與黃相次鄭云此言畫績六色所象及布采之第次績以為衣又云青
 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鄭云此言
 刺繡采所用繡以為裳此是對方為績次北方為績次案鄭注履人云
 復下曰舄禪下曰屨又注云凡舄之飾如績之次凡屨之飾如繡之次也
 者即上黑屨以青為約纁純白屨以黑為約纁純則白與黑黑與青為
 繡次之事也今次爵弁纁屨纁南方之色赤不以西方白為約纁純而
 以北方黑為約纁純者取對方績次為飾舉舄者尊爵弁是祭服故飾
 與舄同也 冬皮屨可也 釋曰冬時寒許用皮故云可也 不履總
 屨 注總屨至曰總 釋曰案喪服記云總衰四升有半總衰既是喪

服明屨屨亦是喪屨故鄭云喪屨也云縷不灰治曰總者斬衰冠六升
 傳云鍛而勿灰則四升半不灰治可知言此者欲見大功未可以冠子
 恐人以冠子故於屨未因禁之也 記冠義 釋曰凡言記者皆是記經
 不備兼記經外遠古之言鄭注燕禮云後世衰微幽厲尤甚禮樂之書
 稍稍廢棄蓋首爾之後有記乎又案喪服記子夏為之作傳不應自造
 還自解之記當在子夏之前孔子之時未知定誰所錄云冠義者記士
 冠中之義者記時不同故有二記此則在子夏前其周禮考工記六國
 時所錄故遭秦燔滅典籍有韋氏雕氏闕其記則在秦漢之際儒者如
 之故王制有正聽之棘木之下異時所記故其言亦殊也 始冠至可
 也 注大古至是也 釋曰此經直言加緇布冠不言有緇無緇又不
 言加冠之後此緇布冠更著以不故言不緇不更著之事也云大古為
 布者謂著白布冠也云齊則緇之者將祭而齊則為緇者以鬼神尚也
 諸也云其緇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者孔子時有緇者故非時人緇之
 諸侯則得著緇故玉藻云緇布冠績緇諸侯之冠也鄭云大者飾也
 士冠不得緇也云冠而敝之可也者據士以上冠時用之冠訖則敝經

之不復著也若庶人猶著之故詩云彼都人士臺笠緇撮是用緇布冠龍其髮是庶人常服之矣云大古唐虞以上者此記與郊特牲皆陳三代之冠云牟追章甫委貌之等鄭注郊特牲云三代改制齊冠不復用也以曰布冠質以為喪冠也三代既有此明大古是唐虞已上可知云未之聞大古質蓋亦無飾者此經據孔子時非其著緜未知大古有絕以不故鄭云大古質無飾也云重古始冠冠其齊冠者以經云始冠繼布之冠即云大古冠布則齊冠一也故鄭云冠其齊冠也云白布冠者今之喪冠是也者以其大古時吉凶同服白布冠未有喪冠三代有率進之等則以白布冠為喪冠若然喪服起自夏禹以下也一適子至成也注醮夏至人也釋曰此記人說夏殷法可兼于周以其於阼及無加皆同唯醮醴有異故知舉二以見一也冠而至名也姓名者至無之釋曰案內則云子生三月父名之不言母今云受於父母者夫婦一體受即是受於母故兼言也云冠成人益文者對名是受於父母為質字者受於賓為文故君父之前稱名至於他人稱字也是敬定名也委貌至道也釋曰記人歷陳此三代冠者上緇布冠也

殤故也雖早冠亦行士禮而冠是大夫無冠禮也云二十而冠急成人也五十乃爵重官人也者解試為大夫二十則其爵命要待五十意也云大夫或時改娶有昏禮者釋經而有其昏禮以其三十而取五十乃命為大夫則昏時猶為士何得有大夫昏禮乎五十已後容改娶故有大夫昏禮也若然案下文古者生無爵鄭云古謂殷此經以古為周初者下云古者生無爵對周時士生有爵故知古者生無爵據殷也今此云古者以周末時大夫冠對周初時無若以古者為殷時則周家有大夫冠禮何得言周末始有乎明古者據初而言也 公侯至造也 注造作至君也 釋曰記人言此者欲見夏初已上雖諸侯之貴未有諸侯冠禮猶依士禮故記之於士冠篇末也云自夏初以上者以經云公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明夏初未有言以上者夏以前唐虞之等亦未有諸侯冠禮也未滿五十者亦服士服行士禮五十乃命也者既云服士服行士禮亦如上文五十而後爵何公侯冠禮之有以其與大夫同未五十服行士禮也云至其衰末上下相亂至以正君臣也者解經夏之末造公侯冠禮也引坊記者欲見夏末以侯制諸侯冠禮以防諸侯

相篡弑之事也云同車者謂參乘為車右及御者也云不同服者案玉藻云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又云僕右恒朝服君則各以時事服是不同服此謂非在軍時若在軍時君臣同服韋弁服也 天子至者 也 注元子至下升 釋曰此記者見天子元子冠時亦依士冠禮故於此兼記之也天子之元子雖四加與十二而冠其行事猶依士禮故云猶士也元子尚不得生而貴則天下之人亦無生而貴者也云無生而貴皆由下升者天子元子冠時行士禮後繼世為天子是由下升自餘天下之人從微至者皆由下升也 繼世至賢也 釋曰記此者欲見上言天子之子冠行士禮此諸侯之子冠亦行士禮以其士之子恒為士有繼世之義諸侯之子亦繼世象父祖之賢雖繼世象賢亦無生而貴者行士冠禮故記之於此也云能法先祖之賢者凡諸侯出封皆由有德若周禮典命云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出為五等諸侯即為始封之君是其賢也於後子孫繼立者皆不毀始祖之廟是象先祖之賢也 以官至殺也 注殺猶至小官 釋曰記人記此者欲見仕者從士至大夫而冠無大夫冠禮者也云以官爵人

者以用也謂用官爵命於人也云德之殺也者殺衰也以德大小為殺故鄭云德大者爵以大官德小者爵以小官官者管領為名爵者位次高下之稱也 死而至無謚 注今謂至始也 釋曰記人記此者欲見自上所陳冠禮以士為本者由無生而貴皆從士賤者而升也云死而謚今也者據士生時雖有爵死不含有謚若死而謚之正謂今周衰之時也云古者生無爵死無謚者古謂殷以前夏之時士生無爵死無謚是士賤今古皆不合有謚也鄭云今謂周衰記之時也者以記者自云今也明還據周衰記之時案禮運云孔子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是周衰也自此已後始有作記故云周衰記之時也云古謂殷者周時士有爵故知古謂殷云殷士生不為爵死不為謚者對周士生有爵死猶不謚也云周制以士為爵死猶不謚耳下大夫也者案周禮掌客職云羣介行人宰史以其爵等為之牢禮之陳數鄭注云以命數則參差難等略於臣用爵而已羣介行人皆士故知周士有爵雖有爵死猶不謚卿大夫已上則有謚也云今記之時士死則謚之非也者解經死而謚今也云謚之由魯莊公始也者案禮記檀弓云魯莊公及宋人戰于



原件短缺

卷4~27

乘丘縣賁父御卜國爲右馬驚敗績公墜佐車授綏公曰未之卜也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圍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誅之士之有誅自魯莊公始也若然作記前莊公誅士至記時亦行之故此禮云死而謚今也故鄭云今謂周衰之時也案郊特牲云死而謚之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鄭注云古謂殷以前也大夫以上乃謂之爵死有謚也以此而言則殷大夫以上死有謚而檀弓云幼名冠字五十伯仲死謚周道也者殷已前皆因生號爲謚若堯舜禹湯之屬是也因生號以謚故不得謚名周禮死則別爲謚故云死謚周道也

義禮疏卷第三

儀禮疏卷第二十八

唐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弘文館學士臣賈

公彥 等撰

喪服第十一

案鄭目錄云天子以下死而相喪衣服年月親爲隆殺

之禮不忍言死而言喪喪者棄亡之辭若全存居於彼焉已亡之耳大戴第十七小戴第九劉向別錄第十一 釋曰案禮器云經禮三百曲禮三千鄭云經禮謂周禮也曲猶事也事禮謂今禮也禮篇多云大數未聞其中事儀三千若然未亡之時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上之喪服其篇各別今皆亡唯士喪禮在若然據喪服一篇摠包天子以下服制之事故鄭目錄云天子以下相喪衣服親疏之禮喪服之制成服之後宜在士喪始死之下今在士喪之上者以喪服摠包尊卑上下不專據士故在士喪之上是以喪服爲第十一喪服所陳其理深大今之所釋且以七章明之第一明黃帝之時朴略尚質行心喪之禮終身不變第二明唐虞之日淳朴漸虧雖行心喪更以三年爲限第三明三王以降澆僞漸起故制喪服以表哀情第四明既有喪服須明喪服二字第五明喪服章次以精麤爲序第六明作傳之人并爲傳之意第七明鄭立

之注經傳兩解之第一明黃帝之時朴略尚質行心喪之禮終身不變者案禮運云昔者先王未有宮室食鳥獸之肉衣其羽皮此乃伏羲之時也又云後聖有作治其絲麻以爲布帛養生送死以事鬼神此謂黃帝之時也又案易繫辭云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在黃帝九事章中亦據黃帝之日言喪期無數是其心喪終身者也第二明唐虞之日淳朴漸虧雖行心喪更以三年爲限者案禮記三年問云將由夫患邪淫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從之則是曾鳥獸之不若也夫焉能相與羣居而不亂乎將由夫脩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故先王焉爲之立中制節壹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然則何以至期也曰至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鄭注云法此變易可以期也又云然則何以三年也注云言法此變易可以期何以乃三年爲又云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注云言於父母加隆其恩使倍期也據此而言則聖人初欲爲父母期加隆焉故爲父母三年必加隆至三年者孔

子荅宰我云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是以子爲之三年報之三年問又云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壹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注云不知其所從來喻此三年之喪前世行之久矣既云喻前世行之久則三年之喪實知其所從來但喻久耳故虞書云二十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是心喪三年未有服制之明驗也第三明三王已降澆偽漸起故制喪服以表哀情者案郊特牲云大古冠布齊則緇之鄭注云唐虞已上曰大古又云冠而敝之可也注云此重古而冠之耳三代改制齊冠不復用也以白布冠質以爲喪冠也據此而言則唐虞已上古凶同服唯有白布衣白布冠而已故鄭注云白布冠爲喪冠又案三王以來以唐虞白布冠爲喪冠又案喪服記云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注云大古冠布衣布先知爲上外殺其幅以便體也後知爲下內殺其幅稍有飾也後世聖人易之以此爲喪服據此喪服記與郊特牲兩注而言則鄭云後世聖人夏禹也是三王用唐虞白布冠白布衣爲喪服矣第四明既有喪服須明喪服二字者衆鄭目錄云不忍言死而言喪喪者棄

亡之辭若全存於彼焉已棄亡之耳又案曲禮云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爾雅曰崩薨卒不祿皆訓死也是士以上爲義稱庶人言死得其摠名鄭注曲禮云死之言漸精神漸盡又案檀弓孔子云喪欲速貧春秋左氏傳魯昭公出居乾侯齊侯唁公於野井公曰喪人其何稱是喪棄亡之辭棄於此存於彼是孝子不忍言父母精神盡漸雖棄於此猶存於彼以此鄭義言之其喪字去聲讀之人或以平聲讀之者雖不與同義亦通也死者既喪生人制服服之者但貌以表心服以表貌故禮記閒傳云斬衰何以服苴苴惡貌也所以苴其內見諸外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采大功貌若止小功緦麻容貌可也下又云斬衰三升三升半齊衰四升以下是其孝子喪親以衣服表心但吉服所以表德凶服所以表哀德有高下章有升降衰有深淺布有精麤不同者也第五明喪服章次以精麤爲叙者案喪服上下十有一章從斬至緦麻升數有異異者斬有二義不同爲父以三升爲王爲君以三升半爲義其冠同六升三年齊衰唯有正之四升冠七升繼母慈母雖是義以配父故與因母同是以略爲節有正而已杖期齊衰有

正而已父在爲母與爲妻同正服齊衰五升冠八升不杖齊衰期章有正有義二等正則五升冠八升義則六升冠九升齊衰三月章皆義明齊衰六升冠九升曾祖父母計是正服但正服合以小功以尊其祖不服小功而服齊衰非本服故同義服也殤大功有降有義爲夫之昆弟之長子殤是義其餘皆降服也降服衰七升冠十升義服衰九升冠十一升大功章有降有正有義姑姊妹出適之等是降婦人爲夫之族類爲義自餘皆正衰冠如上釋也總衰唯有義服四升半皆冠七升而已以諸侯大夫爲天子故同義服也殤小功有降有義婦人爲夫之族類是義自餘皆降服降則衰冠同十升義則衰冠同十二升小功亦有降亦有正有義如前釋緦麻亦有降有正有義皆如上陳但衰冠同十五升抽去半而已自斬以下至緦麻皆以外數升數少者在前升數多者在後要不得以此升數爲敘者一則正義及降升數不得同在一章又總衰四升半在大功之下小功之上鄭下注云在小功之上者欲審著縷之精麤若然喪服章次雖以外數多少爲前後要取縷之精麤爲次第也第六明作傳之人又明作傳之意傳曰者不知是誰人所作人皆

云孔子弟子卜商字子夏所爲案公羊傳是公羊高所爲公羊高是子夏弟子今案公羊傳有云者何何以曷爲孰謂之等今此傳亦云者何何以孰謂曷爲等之問師徒相習語勢相導以弟子知本前師此傳得爲子夏所作是以師師相傳蓋不虛也其傳內更云傳者是子夏引他舊傳以證已義儀禮見在一十七篇餘不爲傳獨爲喪服作傳者但喪服一篇摠包天子已下五服差降六術精麤變除之數旣繁出入正殤交互恐讀者不能悉解其義是以特爲傳解第七明鄭玄之注經傳兩解之云鄭氏者北海郡高密縣人姓鄭名玄字康成漢僕射鄭崇八世孫也後漢徵爲大司農而不就年七十四卒於家云注者注義於經傳之下辨其義意若傳不釋經者則注在傳上以釋經若傳義難明者則在傳下以釋傳又在傳下注皆須題云玄謂以別傳若在傳上注者不須題玄義可知或云注或云傳出注述者意耳或有解云前漢以前云傳後漢以後云注若然王弼王肅之等後漢之人云傳此說非也 喪服至屨者 釋曰題此二字於上者與此一篇爲摠目言斬衰裳者謂斬三升布以爲衰裳不言裁割而言斬者取痛甚之意知者案三年問

云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雜記縣子云三年之喪如斬期之喪如剡謂哀有深淺是斬者痛深之義故云斬也若然斬衰先言斬下䟽衰後言齊者以斬衰先斬布後作之故先言斬䟽衰先作之後齊之故後云齊斬齊旣有先後是以作文有異也云苴經杖絞帶者以一苴目此三事謂苴麻爲首經要經又以苴竹爲杖又以苴麻爲絞帶知此三物皆同苴者以其冠繩纓不得用苴明此三者皆用苴又喪服小記云苴杖竹也記人解此杖是苴竹也又絞帶與要經象大帶與革帶二者同在要要經旣苴明絞帶與要經同用苴可知又喪服四制云苴衰不補則衰裳亦同苴矣云冠繩纓者以六升布爲冠又屈一條繩爲武垂下爲纓冠在首退在帶下者以其衰用布三升冠六升冠旣加飾故退在帶下又齊衰冠纓用布則知此繩纓不用苴麻用象麻故退冠在下更見斬義也云管屨者謂以管草爲屨詩云白華菅兮白茅束兮鄭云白華已漚名之爲管濡刃中用則此管亦是已漚者也已下諸章並見年月唯此斬章不言三年者以其喪之痛極莫甚於斬故不言年月表創鉅而已是以衰設人功之䟽經又言麻之形體至於齊衰已下非直

見人功之疏又見經去之麻狀貌舉齊衰云三年明上斬衰三年可知然此一經為次若此者以先喪而後服故服在喪下又先斬後乃為衰裳故斬文在衰裳之上經杖絞帶俱蒙於首故首又在首經中經有二事仍以首經為主故經文在上杖者各齊其心故在絞帶之前冠纓雖加於首以其不蒙於首故退文在下屨乃服中之賤最後為宜聖人作文倫次然 注者者至用布 釋曰云者者明為下出也者周公設經上陳其服下列其人此經所陳服者明為下人所出故服下出者明臣子為君父等所出也案下諸章皆言者鄭君一解餘皆不釋義皆如此也云凡服上曰衰下曰裳者言凡者鄭欲兼解五服案下記云衰廣四寸長六寸綴之於心揔號為衰非正當心而已故諸言衰皆與裳相對至於吊服三者亦謂之為衰也云麻在首在要皆曰經知一經而兼一者以子夏傳要首二經俱解禮記諸文亦要首並陳故士喪禮云要經小焉故知一經而兼二文也云經之言實也明孝子有忠實之心故為制此服焉檀弓云經也者實也明孝子有忠實之心故為制此服焉案問喪云斬衰貌若首齊衰貌若臬之等皆是心內首惡貌亦首惡服亦

首惡是服以象貌貌以象心是孝子有忠實之心若服首而貌美心不首惡者是中外不相稱無忠實之心者也云首經象緇布冠之缺項者案士冠禮緇布冠青組纓屬於缺鄭注云缺讀如有頰者弁之頰緇布冠之無筭者著頰圍駸際結項中隅為四綴以固冠也此所象無正文但喪服法吉服而為之吉時有二帶凶時有二經以要經象大帶明首經象頰項可知以彼頰項為吉時緇布冠無筭故用頰項以固之今喪之首經與冠繩纓別材而不相綴今言象之者直取經法象頰項而為之至於喪冠亦無筭直用六升布為冠一條繩為纓與此全異也云要經象大帶者案玉藻云大夫以下大帶用素天子朱裏終禪以玄黃士則練帶禪下末二赤用緇是大帶之制今此要經下傳名為帶明象吉時大帶也云又有絞帶象革帶者案玉藻鞞之形制云肩革帶博二寸吉備二帶大帶申束衣革帶以佩玉佩及事佩之等今於要經之外別有絞帶明絞帶象革帶可知案士喪禮云首經大鬲要經小焉又云婦人之帶牡麻結本注云婦人亦有首經但言帶者記其異此齊衰婦人斬衰婦人亦有首經以此而言則婦人吉時雖云女鞞絲以絲為帶而

無頓項今於喪禮哀痛甚亦有二經與絞帶以備喪禮故此經具陳於上男女俱言於下明男女共有此服也云齊衰已下用布者即下齊衰章云削杖布帶是也若然案此經凶服皆依舊名唯衰與經特制別名者案禮記檀弓云有以故興物者鄭云衰經之制以經表孝子忠實之心衰明孝子有哀摧之義故制此二者而異名見其哀痛之甚故也傳曰至無時釋曰云斬者何問辭以執所不知故云者何云不緝也者答辭此對下䟽衰裳齊齊是緝此則不緝也云苴經者麻之有蕢者也案爾雅釋草云蕢泉實孫氏注云蕢麻子也以色言之謂之苴以實言之謂之蕢下言牡者對蕢為名言泉者對苴生稱也是以云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泉也若然泉是雄麻蕢是子麻爾雅云蕢泉實者舉類而言若圓曰箒方曰筭鄭注論語云箒筭亦舉其類也下傳云牡麻者泉麻也不連言經此苴連言經者欲見苴經別於苴杖故下傳別云苴杖後傳牡麻不連言經此苴連言經者彼無他物之嫌獨有經故不須連言經也云苴經大搨左本在下者士喪禮文與此同彼此皆云苴經大搨連言苴者但經連言苴經經中有此二言經大搨先據首經而言也

雷氏以搨搨不言寸數則各從其人大小為搨非鄭義據鄭注無問人之大小皆以九寸圍之為正若中人之跡尺二寸也云左本在下者本謂麻根案士喪禮鄭注云下本在左重服統於內而本陽也以其父是陽左亦陽言下是內故云重服統於內以言痛從心內發故也此對為母右本在上輕服統於外而本陰也云去五分一以為帶者以其首經圍九寸取五寸去一寸得四寸餘四寸為五分摠二十分去四分餘十六分取十五分五分為寸為三寸添前四寸為七寸并一分摠七寸五分寸之一也云齊衰之經斬衰之帶也者以其大小同故疊而同之也云去五分一以為帶者謂七寸五分寸之一也中五分去一為齊衰之帶今計之以七寸中取五寸去一寸得四寸餘二寸寸分為二十五分二寸合為五十分餘一分者又破為五分添前為五十五分亦五分去一摠去一十一分餘四十四分在又二十五分為一寸餘十九分在齊衰之帶摠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也云大功之經齊衰之帶也夫五分一以為帶者就五寸中去一寸得四寸前二十五分破寸今大功百二十五分破寸則以十九分者各分破為五分十九分摠破為九十

五與百二十五分破寸相當就九十五分中五分去一去十九餘七十
六則大功之經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帶則四寸百二十五分寸之
七十六又云小功之經大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為帶者又就四寸百
二十五分寸之七十六中五分去一前百二十五分破寸今亦四倍加
之以六百二十五分破寸然後五分去一為小功帶又云總麻之經小
功之帶去五分一以為帶則亦四倍加之前六百二十五分破寸今則
三千一百二十五分破寸五分去一取四以為總麻之帶經帶之等皆
以五分破寸既有成法何假盡言然斬衰有二齊衰有四大功小功成
人與殤各有二等總麻殤與成人章又不別若使經帶各依升數則參
差難等是以子夏作傳五服各為一節計之似周禮掌客云羣介行人
宰史各以爵等為牢禮之數鄭云以命數則參差難等略於臣用爵而
已此經亦然也士喪禮云苴經大鬲下本在左要經小焉鄭注云經帶
之差自此出焉謂子夏言經帶之差出於士喪之經故鄭指而言之也
但斬衰之經圍九寸者首是陽故欲取陽數極於九自齊衰以下自取
降殺之義無所法象也云苴杖竹也削杖桐也者傳意見經唯云苴杖

不出杖體所用故言苴杖者竹也下章直云削杖亦不辨木名故因釋
之云削杖者桐也若然經言苴杖因釋削杖唯上下二章不通於下是
以兼釋之至於經帶五服自明故不兼釋然為父所以杖竹者父者子
之天竹圓亦象天竹又外內有節象子為父亦有外內之痛又竹能貫
四時而不變子之為父哀痛亦經寒溫而不改故用竹也為母杖桐者
欲取桐之言同內心同之於父外無節象家無二尊屈於父為之齊衰
經時而有變又案變除削之使方者取母象於地故也此雖不言杖之
麤細案喪服小記云經殺五分而去一杖大如經鄭注云如要經也鄭
知如要經者以其先云經五分為殺為要經其下即云杖大如經明如
要經也如要經者以杖從心已下與要經同處故如要經也云杖各齊
其心者杖所以扶病病從心起故杖之高下以心為斷也云皆下本者
本根也案士喪禮下本注云順其性也云杖者何爵也者自此已下有
五問五答皆為杖起文云者何者亦是執所不知以其吉時五十已後
乃杖所以扶老今為父母之喪有杖有不杖不知故執而問之云爵以
爵答之以其有爵之人必有德有德則能為父母致病深故許其以杖

扶病云無爵而杖者何問辭也庶人無爵亦得杖云擔主也者答辭也以其雖無爵無德然以適子故假取有爵之杖爲之喪主拜賓送賓成喪主之義也云非主而杖者何問辭也輔病也答辭也鄭云謂衆子雖非爲主子爲父母致病是同亦爲輔病也云童子何以不杖者案此子夏之問辭有不同或云者何或云何以或云何如或云孰後或云孰謂或云何人夫或云曷爲有此七者答有義意凡言者何皆謂孰所不知故隱元年公羊傳云元年者何何休云諸据疑問所不知故曰者何即此問杖者何是也稱何以者皆據彼決此即下云父爲長子何以三年據期章爲衆子期適庶皆子長子獨二年是據彼決此也此即公羊傳云何以不言即位何休云據文公言即位隱不稱即位是也云何如者問比類之辭即下傳云何爲而可爲人後者同宗則可爲人後是其問比類也云孰後者不問比類依不杖章子夏傳云孰後後大宗禮有大宗小宗故問誰爲後云孰謂者亦是問比類但舊君有二等一是待放之臣二是致仕之臣俱爲舊君是以齊衰三月章云舊君傳曰爲舊君者孰謂也仕焉而已者也由其有二等故問比類也即公羊傳云王者

孰謂謂文王是也云何大夫者亦是據彼決此即齊衰三月章云大夫爲舊君傳曰何大夫之謂乎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絕也由其大夫有致仕者有待放者不同故舉何大夫之問也言曷爲者亦是據彼決此故不杖章云大夫曷爲不降命婦也云謂據大夫於姑姊妹出嫁宜降不降故舉曷爲之問也今云童子何以不杖問辭也不能病也答辭也此庶童子非直不杖以其未冠首加免而已故問喪云免者以何爲也曰不冠者之所服也言何以者據當室童子及成人皆杖唯此庶童子不杖故云何以決之也知當室童子杖者案問喪云禮曰童子不總唯當室總總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謂適子也案雜記云童子哭不偯不踊不杖不菲不廬注云未成人者不能備禮也此獨云不杖餘不言者此上下皆釋杖故言杖不云餘者其實皆無直有衰裳經帶而已又云婦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也者此亦謂童子婦人若成人婦人正杖知者此喪服上陳其服下陳其人喪服之下男子婦人俱列男子婦人同有苴杖又喪大記云三日子夫人杖五日大夫世婦杖諸經皆有婦人杖文故知成人婦人正杖也明此童子婦人案喪服小記云女子

子在室爲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鄭注云女子子在室亦童子也無男昆弟使同姓爲攝主不杖則子一人杖謂長女也許嫁及二十而笄笄爲成人成人正杖也是其童女爲喪主則亦杖矣若然童子得稱婦人者案小功章云爲姪庶孫文夫婦人之長殤是未成人稱婦人也雷氏以爲此喪服妻爲夫妻爲君女子子在室爲父女子子嫁及在父之室爲父三年如傳所云婦人者皆不杖喪服小記婦人不爲主而杖者唯著此一條明其餘不爲主者皆不杖此說非何者此四等婦人皆在杖科之內何得不杖又禮記諸文說婦人杖者甚衆何言無杖也云絞帶者繩帶也者以絞麻爲繩作帶故云絞帶也王肅以爲絞帶如要經馬鄭不言當依王義雷氏以爲絞帶在要經之下言之則要經五分去一爲帶但首經象頰項之布又在首要經象大帶用繒又在要故須五分去一以爲帶今絞帶象革帶與要經同在要一則無上下之差二則無麤細可象而云去要經五分一爲絞帶失其義也但經帶至虞後變麻服葛絞帶虞後雖不言所變案公七衆臣爲君服布帶又齊衰已下亦布帶則絞帶虞後變麻服布於義可也云冠繩纓條屬者喪

用繩爲纓屬著也著之冠垂之爲纓也云外畢者前後兩畢之末而回外攝之也云鍛而勿灰者以冠爲首飾布倍衰裳而用六升又加以水濯勿用灰而已冠六升勿灰則七升已上故灰矣故大功章鄭注云大功布者其鍛治之功麤沽之則七升已上皆用灰也云衰三升者不言裳裳與衰同故舉衰以見裳爲君義服衰三升半不言者以縷如三升半成布三升故直言三升舉正以包義也云管屨者管菲也外納居倚廬者周公時謂之屨子夏時謂之菲案士喪禮屨外納鄭注云納收餘也王謂正向外編之居倚廬孝子所居居在門外東壁倚木爲廬故既夕記云居倚廬鄭注云倚木爲廬在中門外東方北戶又喪大記云凡非適子者自未葬以於隱者爲廬注云不欲人屬目蓋廬於東南角若然適子則廬於其北顯處爲之以其適子當應接弔賓故不於隱者若然此下有臣爲君則亦居廬案周禮宮正云大喪授廬舍辨其親疏貴賤之居注云親者貴者居倚廬疏者賤者居聖室又雜記朝庭卿大夫士居廬都邑之士居聖室見諸侯之臣爲其君之禮案喪大記云婦人不居廬若然此經云居倚廬專據男子生又云寢苫枕塊既夕文與此

同彼注云苦編藁塊塼也彼又云不說經帶鄭注云哀戚不在於安若然在中門外者哀親之在外寢苦者哀親之在草故也此之衰三升枕塊據大夫已上若士則大夫適子爲士者得行大夫禮若正士則枕草衰則繩三升半成布三升雜記所云齊晏平仲爲其父麤衰斬枕草是也但平仲謙爲父服士服耳云哭晝夜無時者哭有三無時始死未殯以前哭不絕聲一無時既殯已後卒哭祭已前阼階之下爲朝夕哭在廬中思憶則哭二無時既練之後無朝夕哭唯有廬中或十日或五日思憶則哭三無時也卒哭之後未練之前唯有朝夕哭是一有時也云歎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者孝子遭父母之喪當爲父母致病故喪大記云水漿不入口三日之後乃始食必三日許食者聖人制法不以死傷生恐至滅性故禮許之食雖食由節之使朝夕各一溢米而已也曾子有母之喪水漿不入于口七日者失禮之法故子思非之云先王制禮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者跋而及之故君子執親之喪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是禮之常法也云寢不說經帶者案雜記孔子云少連大連善居喪云月不解鄭注云不解倦也又案既夕文與此同

鄭注云哀戚不在於安經帶在衰裳之上而云不說則衰裳在內不說可知此據未葬前故文在虞上既虞後寢有席衰經說可知也云既虞翦屏柱楣者案王制云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大夫士三月而葬又案士虞禮既葬反日中而虞鄭注士喪三虞云虞安也葬時送形而往迎魂而反反哭之時入廟中上堂不見入室又不見乃至適寢之中舊殯之處爲虞祭以安之禮記檀弓云葬日虞不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是也依公羊傳云天子九虞諸侯七虞大夫五虞士三虞今傳言既虞謂九虞七虞五虞三虞之後乃改舊廬西鄉開戶翦去戶旁兩廂屏之餘草柱楣者前梁謂之楣楣下兩頭豎柱施梁乃夾戶傍之屏也云寢有席者案間傳云既虞卒哭柱楣翦屏芻翦不納鄭云芻今之蒲革即此寢有席謂蒲席加於苫上也云食䟽食水飲者未虞已前朝一溢米夕一溢米而爲粥今既虞之後用麤䟽米爲飯而食之明不止朝一溢夕一溢而已當以民爲度云飲水者未虞已前渴亦飲水而在既虞後與䟽食同言水飲者恐虞後飲漿酪之等故云飲水而已也云朝一哭夕一哭而已者此當士虞禮卒哭之後彼云卒哭者謂卒

去廬中無時之哭唯有朝夕於阼階下有時之哭喪服之中三無時哭
 外唯此卒哭之後未練之前一節之間是有時之哭故云而已言其不
 足之意云既練舍外寢者謂十三月服七升冠男子除首經而帶獨存
 婦人除於帶而經獨存又練布為冠著繩屨止舍外寢之中不復居廬
 也云始食菜果飯案食者案喪大記祥而食肉間傳云大祥有醯醬中
 月而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曲禮云父
 母之喪有疾飲酒食肉疾止復初皆為不以死傷生也云哭無時者此
 三無時哭中謂練後墜室之中或十日或五日思憶則哭大記云祥而
 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皆在哭無時之限也 注盈手至異數 釋
 曰云以五分一為殺者象五服之數也者鄭五服之內外數至多若經
 帶象外數降殺參差難等若五服服為一節則降殺易明故鄭云象五
 服之數也云爵謂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也者案白虎通云天子爵號又
 夏殷之士無爵周之道爵及命士卿大夫自然皆爵也是天子以下皆
 曰爵也云屬猶著也通屈一條繩為武垂下為纓著之冠也者案禮記
 云喪冠條屬以別吉凶若然吉冠則纓武別材凶冠則纓武同材是以

鄭云通屈一條繩為武謂將一條繩從額上約之至項後交過兩相各
 至耳於武綴之各垂於頤下結之云著之冠者武纓皆上屬著冠冠六
 升外畢是也云布八十縷為升者此無正文師師相傳言之是以今亦
 云八十縷謂之宗宗即古之升也云今之禮皆以登為升俗誤已行久
 矣者案鄭注儀禮之時古今二禮並觀疊古文者則從經今文若疊今
 文者則從經古文今此注而云今之禮皆以登為升與諸注不同則今
 古禮皆作升字俗誤已行久矣也若然論語云舊穀既升升亦訓為成
 今從登不從升者凡織維之法皆縷縷相登上乃成繒布登義強於升
 故從登也引雜記者證條屬是喪冠若吉冠則纓武異材云三年之練
 冠亦條屬者欲見條屬以至大祥除衰杖大祥除喪之際朝服縞冠當
 纓武異材從吉法也云右縫小功以下左者案大戴禮云大功已上唯
 唯小功以下額額然孝子朝夕哭在阼階之下西面弔賓從外入門此
 面見之大功以上哀重其冠三辟積鄉右為之從陰陰唯唯然順小功
 總麻哀輕其冠亦三辟積鄉左為之從陽弔賓入門北鄉望之額額然
 逆鄉賓二者皆條屬但從吉從凶不同也云外畢者冠前後屈而出縫

於武也者冠廣二寸落頂前後兩頭皆在武下鄉外出反屈之縫於武而爲之兩頭縫畢鄉外故云外畢案曲禮云厭冠不入公門鄭注云厭猶伏也喪冠厭伏是五服同名由在武下出反屈之故得厭伏之名檀弓云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是吉冠則辟積無殺橫縫亦兩頭皆在武上鄉內反屈而縫之不得厭伏之名云二十兩曰溢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者依算法百二十斤曰石則是一斛若然則十二斤爲一斗取十斤分之升得一斤餘二斤斤爲十六兩二斤爲三十二兩升取三十兩十升得三兩添前一斤十六兩爲十九兩餘二兩兩爲二十四銖一兩爲四十八銖取四十銖十升升得四銖餘八銖一銖爲十參八銖爲八十參十升升得八參添前則是一升得十九兩四銖八參於二十兩仍少十九銖二參則別取一升破爲十九兩四銖八參分十兩兩爲二十四銖則爲二百四十銖又分九兩兩爲二十四銖則九兩者二百一十六銖并四銖八參添前四百六十銖八參摠爲二十四分直取二百四十銖餘二百二十銖八參在又取二百一十六銖二十四分分得九銖添前分得十九銖有四銖八參四銖銖

爲十參摠爲四十參通八參爲四十八參二十四分分得二參是一升爲二十四分分得十九銖添前四銖爲二十三銖將二參添前八參則爲十參則十參爲一銖以此一銖添前二十三銖則爲二十四銖爲一兩一兩添十九兩摠二十兩曰溢云楣謂之梁所謂梁闇者所謂書傳文案喪服四制云高宗諒闇三年鄭注云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鶉鷄之鷄闇謂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柱楣也即此柱楣者也云舍外寢於中門之外屋下壘墜爲之不塗墜所謂聖室也者今至練後不居舊廬還於廬處爲屋但天子五門諸侯三門得有中門大夫士唯有大門內門兩門而已無中門而云中門外者案士喪禮及既夕外位唯在寢門外其東辟有廬聖室若然則以門爲中門據內外皆有哭位其門在外內位中故爲中門非謂在外門內門之中爲中門也言屋下壘墜爲之者東辟之所舊本無屋而云屋下爲之者謂兩下爲屋謂之屋下對廬偏加東辟非兩下謂之廬也云不塗墜者謂翦屏而已不泥塗墜飾也云謂所聖室者間傳云父母之喪既虞翦屏期而小祥居聖室彼練後居聖室即此外寢故鄭云所謂聖室也云謂復平生時食也者此食

爲飼讀之不得爲食讀之知者天子已下平常之食皆有牲牢魚腊練後始食菜果未得食肉飲酒何得平常時食明專據米飯而言也以其初據一溢米而言既虞飯䟽食食亦米飯也此既練後復平生時食食亦據米飯而言以其古者名飯爲食與公食大夫者同音也云斬衰不書受月者云云凡喪服所以表哀哀有盛時殺時服乃隨哀以降殺故初服麤至葬後練後大祥後漸細加飾是以冠爲受斬衰裳三升冠六升既葬後以其冠爲受衰裳六升冠七升小祥又以其冠爲受衰裳七升冠八升自餘齊衰以下受服之時差降可知然葬後有受服有不受服案下齊衰三月章及殤大功章皆云無受正大功章即云三月受以小功衰即葛九月者今此斬衰章及齊衰章應言受月而不言故鄭君特解之案雜記云天子七月而葬九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士三月而葬是月而卒哭是天子已下虞卒哭異數尊卑皆葬訖反日中而虞天子九虞諸侯七虞大夫五虞虞訖即受服士三虞待卒哭乃受服必然者以其大夫已上卒哭在後月虞在前月日已多是以虞即受服不得至卒哭士葬月卒哭與虞

同月故受服待卒哭後也今不言受月者喪服摠包天子以下若言唯據天子若言五月唯據諸侯皆不該上下故周公設經弔去受文欲見上下俱舍故也

儀禮䟽卷第二十八





信
永
路
三
十
八

十
三

